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時務報

The Chinese Progress

第二十八冊

時務報第二十八冊目錄

總論民義第一續第二十六冊

公司民義第二

戶部奏請裁汰冗兵摺附片

鄂督張奏設武備學堂摺

鄂督張招考武備學堂學生示

廣西洋務總局司道飭全省府廳州縣購閱知新報札

英文報譯

論軍事與文化有相維之益

論中國內腐之弊病

論英在中國應如何辦法

論俄法在中國應如何辦法

論上海海線絲廠續第二十七冊

上海工部局歲會情形續第二十七冊

中國婦女宜戒纏足說

呵爾喀斯緝索被股續第二十七冊

路透電音

桐鄉張坤德譯

俄文報譯

大興劉崇惠譯

中國東方鐵路員薪數目

俄國伯利省設立武備華文學堂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英儒論土希大局

革雷得島實情

英前相致威斯士密尼士達書

論俄宜

取不凍埠口於海參崴以南

中國聘水師教習

論俄法交誼日疏

論地

球製鐵之國日盛

拉美草公司續興

時務報館文編續第二十七冊

查閱沿江砲臺稟

德國來春石泰原稿

上元鄭宗蔭譯述

今天下魁傑之士能深知自強之道者皆必嗚唱於民權之宜重是誠可謂知本矣然彼之眇眇動色者莫不曰欲重民權先立議院中國君權素尊今行禁止事議於下權將移奪議院善矣上能讓權以利民乎中國文學未昌風氣未開民智未開民事未習千百鄉愚將成闕市議院啟矣民能建議以善事乎不知其不能而強行之則今尙非時止足取亂知其不能而強聒之則徒陳高義於事無裨夫爲其難而倡此無成之事孰與爲其易而復其本有之權哉故今欲振中國在復民權欲復民權在舉其分所當爲力所能及之事事者民之事也民不任則權之君民能任則歸之民以家人而復親家事則米鹽部署不遺瑣屑手足經營不慮隔絕實心講求不憂膜視不及十年必著大效夫人私其家計及箕帚豈自有之大利而願棄之哉擴其私家之心精其私家之術此歐美之國自百年以來所由富強莫敵者也故以國爲國者罔不弱以家爲國者罔不強

語曰衆庶之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百年以來海內之大四萬萬人之衆豈遂無一二豪傑任其事而爲之倡者乎曰有之有之而民事卒未或舉何也曰千門之官一倖不足以程巧萬鈞之鼎一獲必至於絕脰中國民氣散而不聚民心歛而不羣此

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西國民間學會遍地。教務有會。政學有會。商務有會。工藝有會。一切地輿天算動植醫化聲光電熱之學。莫不糾合大眾。互相摩擦。大者數十萬金。數百萬人。比較有資。考驗有藉。講究有人。推行有力。故絕域之國。教會可派人以傳教矣。五洲之遠。地會可派人以測驗矣。又其甚者。挾商會之力而遂亡印度。中國每慮一事。不思合羣。以言格致。則物質之新理。化合之新法。獨智不足以窮悟也。以言製造。則運化之巧機。測量之儀器。獨力不足以購辦也。以言貿易。則資本不厚。諸商競軋。獨謀不足以牟利。而它人且得抵隙以抑勒之也。凡百庶事。靡不類是。強者仆於前。弱者戒於後。此一二豪傑。所以皓首而不能成業。躡蹠而不能致用也。故西人之欲私其國。欲私其家。與我同。而所以私其國家者。與我異。欲私其國。必公其事於民。欲私其家。必公其事於衆。天下固未有不合公而可以遂私者也。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地球諸國。其能強而國富而家者。罔不由是道矣。

曰。中國築鐵路。開礦務。創製造。建學堂。練海軍。舉郵政。立銀行。凡百新政。上悉條舉。而顧待重重者之私議邪。曰。上之變下。如風偃草。效固易觀。計誠至善。然變法之議。數十年矣。富強之效。茫如捕風。百姓嗷嗷。朝不謀夕。西江之決。誰能俟之。且朝廷新

政粗舉大綱。民間切近之謀。猶待童童者之自爲籌畫。與其滋補牢之悔。無寧爲陰雨之謀。若猶泥不議之成言。昧務民之聖訓。坐棄歐美富強之效。而乃嬉卧於覆屋之下。爲蠢嬉情。率人類爲犬馬。束手哀號。聽異族之繫割。此波爾所以見分於三國。而非洲印度之。以萬里大國而受墟者也。烏乎。震旦之古邦。黃帝之孫子。其幸勿爲非洲印度之續也。

公司 民義第二

士獨則陋。農獨則亢。工獨則疲。商獨則衰。四者具備。命曰瓦解之國。有一於此。命曰孤生之民。孤者無告之苦。獨非生人之道。烏可行邪。烏可久邪。思其解也。莫若結之。思其孤也。莫若羣之。羣有三道。一曰智羣。二曰力羣。三曰財羣。羣衆智則慮事周。羣衆力則任事易。羣衆財則集事速。故學會。羣智者也。欲開新學。必以開學會爲第一義。公司。羣力羣財者也。欲興大利。則必以公司爲第一義。

諸泰西富強之本。莫不曰農工盛也。商務昌也。故夫農產之入。美國歲值三千一百兆兩。俄則歲值二千二百兆兩。出口之貨。英則歲值二千七百兆兩。德則歲值一千三百兆兩。中國沃土遼廣。地非隘於英俄也。物產羸初。材非瘁於美德也。戶口殷闐。人性勤儉。又遠非泰西諸國之比也。然而農產之入。乃僅三百兆兩。商務之值。乃止二百十七兆兩。若是者何也。曰。泰西之國。農部商部立爲專官。獎其新法。許其專利。保以官帑。推以國力。所以

盛也是固然矣。然上雖保護未嘗爲之糾衆集股也。官雖資貸未嘗爲之操奇計贏也。一切舉動仍民自經畫而消息之。夫天之生材必能自立。民之生計必待自謀。能藉國力計誠善矣。然堯舜之仁不能人資以衣食。管葛之才不能家籌其生業。上不保護我遂忍饑以待斃乎。官不推振我遂舍業以受害乎。棄自有之利權仰它人之鼻息非極不才未有出此下策者也。故中國民生之急不在上與下之相保而在下與下之相羣。泰西民智多明此義故規印度之五部集十二萬金之公司而墟之矣。通海底之電線合數百萬之公司而達之矣。開蘇彝士河之大工聯兩國之公司而鑿之矣。一切鉅舉皆出商會之力。仿而行之事至而舉而顧必游手冗業徒詭國家代謀之不善無亦自謀之左矣。

今夫積水不厚其負舟也無力。培風不高其振翼也不遠。舉事之道亦猶是矣。西國農工競於新法。石膏以化土。魚料以肥培。電氣以速長。沸湯以煖地。玻璃以禦寒。汽機以播刈。一切機器日新月異。徒守舊法必不足以盡地利矣。然化學之器動費數萬。打稻之機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數於百。一人之力能任之乎。卽任之矣。而業大業小所費畧同。若用新機而田畝不廣則阡陌界錯。旋轉費時。所事無幾。不盡其用。所得之利不敷租工。泰西機器之利所以亦獨厚於大農也。中國人田其田絕無聯合。上農之耕罕及百畝。一用新機必至虧折。貧者無力購辦。富者動色相戒。坐視膏腴。蕪爲畚壤。日視機器之大利。曾不

思合力以竟其用。日慮田畝之不敷。曾不思合地以盡其利。棄貨於地。仰屋嗟貧。匪惟無具也。愚亦甚矣。不甯惟是。日用飲食之需。製造瑣屑之物。日計則不足。月計則有餘。獨任則工難。合衆則利厚。瑞士農民。牧牛售乳。資以爲生。然家自爲業。不足自敷。惟聯其鄉鄰。合爲製造。銷流既廣。獲利極豐。美之乳冰公司。歲入乃至五萬萬。中國地隣赤道。物產駢殷。而未聞有此者何也。合與分之勢異也。卽如吾粵植橙之利。梁氏亟言之。然必逾百畝。收值始豐。橙之實也。必及五年。初植之時。絕無所入。園塹之費。犁溉之工。購樹之資。租地之稅。百畝所費。其先必得數千金。鄉僻小民。不解合財通力之義。卽人之產。資藉無多。事畜之餘。羨贏能幾力。既不任。遂委大利而不興。若夫織布之綿麻。製糖之蔗葡。衣食所急。致富尤多。然區區千金。且難羅掘。況糜巨萬之資本。而七宅年之遠利哉。吾鄉衣食業於蠶桑。大農之耕。人數十畝。蠶可八熟。絲稱六兩。然而植桑無術。每患枯瘠。飼蠶無法。每患僵疫。繅絲無具。每患粗濶。坐此數病。生計日衰。夫上農糞溉之費。歲數百金。聯合百家。數卽巨萬。若以鄉人集股興一公司。廣譯養蠶之法。精購顯微之鏡。擇種療病。培桑製絲。酌以新法。運以機器。造作既精。銷售自廣。致利之厚。殆難數計。同營家計。併力合心。操作自親。工費悉省。若患資本之不敷。則泰西匠作。固以工貨蓄積之餘。成公司而獲重利矣。力可自贖。權可自主。營謀衣食。寧待它人之督勸哉。顧乃游手坐廢。仰命朝廷。則是饑食渴

飲必得帝力以備養而後可也。是固必斃之道矣。

然猶可諉曰：鄉曲之陋，質席之薄，集事匪易易也。中國茶商成本約三千餘萬，其質可謂厚矣。出口交涉洋商公司之利，亦既習見習聞之矣。然皆自備資蓄，類爲棧商，各立行棧，不相聞問。故入山則爭地，採辦則爭先，兩者相擠，鄉民抵間，乘其所急，所賣必倍，擡價奢索，成本已昂，然競於購辦，不顧後圖，指貨囤積，惟恐不逮，貨缺不繼，乃假錢莊之款以濟之，倍稱之息，積本尤重，少有奇贏，猶可償其負累也。洋商習此情形，陰持其急，緩時迂價，以俟困憊，期迫息重，利於速售，於是有所折成本，得半價以償債者矣。一價驟貶，百眾效尤，貨物鬱滯，擠壅日甚，雖煇煇得宜，製造精異，猶將賤價以遏勒，況其培製失度，攪染惡劣，而復有印度諸產，以奪其利者哉。故歷年茶商虧缺千萬，利源盡失，蹶仆不興，然而人懷其私，猶相擠競，是猶同舟共涉，風波顛覆，而漠然坐視，不相援手，而復從而擠之也。且洋人之入我中國也，廣設商會，遣人遊歷，規我情形，探我玩好，洋紗洋布，歲銷五千三百萬，其餘鐘表機器呢絨，鹽火油食物，以至鈕扣針線之細，莫不投我所好，精巧適用，銷行日廣，歲耗萬萬，而我中國人爭私利，莫識遠圖，不集大商，不聯廣眾，資力綿薄，舉動維艱，彼所嗜好，無人伺察，彼所習用，無力仿造，吾國外銷之貨，如羊皮駝毛帽，辦瓷器大黃藥料諸物，亦以短

於財本蓄於路費不能製作不能轉運仍此土物未嘗精造巧作以餌之聽其來售未嘗輸致各日以投之且經商之道酌盈劑虛俄國苦寒之地歲以牛油柏油之贏餘運之英國歲獲可數千萬中國餘物委積絕不通運閉關高卧聽其來售當獲之利十不及一茶絲之外一切雜物歲銷不及三千萬輸入輸出之貨盈胸懸殊彼以羣來吾以獨處以此而求其相敵是驅烏合散漫之衆而抗整練節制衆志成城之勁旅也奈何其不窮且敗哉萬國交通競於製器惟土番野人不解造作故以土物外售耳泰西商會厚集其本遠之它國採其物產運以機器易以新製業大而工省力厚而貨多成本既輕故價廉而售易英人之織布也購棉印度運其國而製之成而復售價猶廉於印度其洋布之銷吾內地者亦恆賤於土布故公司之物價必小於小商而獲利之比較小商獲利之五猶不敵公司獲利之一蓋同一機器同一工作一人用之而工不加少百人用之而工不加多能盡其利故費省而貨充息輕而利厚也中人牟利寧必拙於泰西哉然而富者自私輒思專利而力本無多貨少費大一有虧累力難持久而遂牽掣於外商貧者急於小利不能積少以爲多舉國塵塵絕少製造坐聽洋貨之內蝕不能運外產以製銷出口之貨半皆土產物產雖富利悉外流此泰西所以賡蹙中國中國所以窮憊者也故夫泰西之農工也合衆人

之力。以生未出之利。中國之農工也。散衆人之力。以分已出之利。泰西之經商也。聯同業之人。以規它國之利。中國之經商也。軋同業之人。以爭國中之利。起點不同。引線之差。乃不可以數計。豈必才力之不逮哉。西人聚民間之力。以興民間之事。中人待朝廷之力。以興民間之事。此盛衰貧富之所以懸絕者也。且中國漏卮日甚一日。議者動謂商部無人。致抵制之無術。而下民商業。自安蕪弛。束手待斃。曾不思合衆力以禦外侮。百業衰頹。利源日竭。上縱不以爲意。民獨奈何。不自惜哉。夫商務之盛衰也。其切線與民爲最近。因窮之苦。民先受害。然後國乃隨之。烈焰燃眉。不待慈母之灌救。敗牆傾壓。不俟保傅之扶持。若待援手。必同焦斃。小民寧不自愛其身家哉。胡日營自救之謀。而計不出此也。

戶部奏請裁汰冗兵摺

附片

奏爲冗兵耗財過鉅。亟宜大加裁汰。以紓餉力。以濟時艱。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方今之計。莫急於理財。理財之急。莫急於節用。節用之計。莫急於去冗兵。是以近年臣部因需款緊要。先後奏請裁減綠營七成。勇營三成。騰出餉銀。聽候撥用。均奉

諭旨允行。上年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 臣部。議復盛宣懷條陳自強大計摺內。亦請 飭催各直省。將裁減兵數。及切實辦法。速行奏明。毋得含混延宕。並

聲明內外軍務均已平定。如江南之榆關撤回各營，陝西之善後防軍，固應一律盡裁。卽直隸之練軍、旅順之毅軍，長江之內河水師，亦應分別核實裁減，以節虛糜。奉旨上諭練兵一條爲各省將軍督撫專責，不論綠營勇營，當此餉項支絀，均應大加裁汰。該將軍督撫等奉到此旨，務須腳踏實地，見諸施行，毋得粉飾因循。一奏塞責，欽此。是裁減兵勇一事，朝廷本期必行，乃自臣部奏准，行知各省以來，惟山東巡撫李秉衡請將山東制兵分限五年裁減五成，又請裁減防勇一萬六千餘人，練軍一千九百餘人，最爲認真辦理。其餘各省綠營，除同治年間裁減兵數，毋庸併計。及近時湖廣總督奏請酌量裁減，尙無成數可計外，四川則裁減一成，廣東廣西則裁減二成，江蘇江西安徽河南則裁減三成，各省勇營，除東洋事定，罷遣各營，及近日旅順毅軍裁減綠營不計外，四川則裁減一百二十餘名，江蘇則裁減四百八十餘名，安徽則裁減一千八百餘名，湖北福建各裁減三千餘名。此各省裁減兵勇之大畧也。查各省兵勇約共八十餘萬人，歲需餉銀約共三千餘萬兩，而裁減兵數，勇數僅止如此，此亦奚濟於事哉。夫各省之所以不肯裁減兵勇，與夫稍爲裁減而不肯大爲裁減者，在腹地則曰伏莽堪虞，在邊陲則曰外侮可慮耳。然如山東一省，西接河南，則腹地也，東濱大海，則邊陲也。二者蓋兼而有之。山東兵勇既可大爲裁減，他省

獨不可大爲裁減乎。自古兵愈多者國愈弱。史策所書不可枚舉。我 朝廷定鼎中原。當時所用僅八旂勁旅而已。無敵於天下。其後額設綠營制兵多或六十餘萬人。少亦五十餘萬人。較之八旂勁旅不啻倍蓰。乃粵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亂。制兵竟不足恃。於是加餉挑練而有練軍。招募勇丁而有湘軍楚軍淮軍毅軍。及日本之役。練兵練勇又不足恃。於是仿照西法添設新軍。而有袁士凱聶士成兩軍。及湖北之洋操隊。江南之自強軍。夫明知制兵不足恃而終不肯大爲裁減。明知練兵練勇不足恃而亦不肯大爲裁減。豈非甘棄有用之餉。空養無用之軍乎。且招募之勇丁。以有事而來。卽當以無事而罷。此亦古今之通義。乃昔之日因粵匪捻匪川匪回匪而招募者。今粵匪捻匪川匪回匪事定垂三十年。而勇營猶未盡去也。昔之日因越南構爭日本開衅而招募者。今越南罷戰已逾一紀。日本講和將及兩載。而勇營亦未盡去也。無事而於綠營制兵數十萬人之外。又養此數十萬招募之勇丁。歲費帑金二千餘萬兩。庫款幾何。民力幾何。豈能堪此。在昔乾隆年間。增兵六萬餘名。增餉二百餘萬兩。當時大學士阿桂已言後難爲繼。及嘉慶十九年。阿桂之言果驗。仁宗睿皇帝乃特降 諭旨。令廷臣會議裁汰。嘉慶二十五年 宣宗成皇帝御極之初。復 諭令各督撫核復抽裁。夫 國家全盛之時。增兵六萬餘名。增餉二百餘萬兩。似

於庫儲尙無大礙而三十年後竟以帑藏不支一再議裁況今日之增勇數十餘萬人增餉二千餘萬兩而可聽其長年耗蠹竟無可已時乎現在中外相交兵事利鈍已可概見謀國者祇當以先籌賠款爲急務各省兵勇但取足爲鎮撫之用而止誠不宜因仍舊習耗鉅費而擁多營以致借無可借抵無可抵民生日蹙而國計因之愈窮擬請 飭下各省將軍督撫等恪遵上年十一月初二日 諭旨腳踏實地不論勇營綠營迅速大加裁汰其直隸之練軍淮軍旅順之毅軍長江之內河水師亦卽切實裁減他如江南之榆關撤回各營浙江河南之新募各營陝西之善後防軍尤應一律盡裁毋得藉詞推宕至裁減勇丁或應分別遠近酌給一兩月遣餉以資旅費裁減制兵或應體卹貧苦酌給半年一年餉銀餉米以資生計均聽各該將軍督撫體察情形奏明辦理其裁減兵數勇數及節省餉銀統限文到一月內切實復奏各將軍督撫素著公忠當不致瞻徇情面意存見好而不念冗兵之弊不顧公家之急也除將直隸綠營練軍留防淮軍南洋防軍河南浙江各防營專案奏明辦理外所有 臣等請催各省切實裁減兵勇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再查軍費北洋最多南洋次之自古養兵多者國未有不貧且弱者也前任總督曾國藩於議定長江水師經費之時卽謂宜多裁綠營其後論及海防亦謂 國家此

後練兵惟有多裁冗軍蓋深有念於國計之難支而生財之別無他術也自東方肇
衅中國兵事利鈍已可概見此時誠不宜多養防軍以自敝但合內外全力早還償
款而於凋楚之民勿感其生則內患不萌外患或不遽作此實目前切要之圖而各
省疆臣所宜合力維持者也南洋防營尚多亟宜汰併南洋大臣劉坤一夙以國
計民生為念擬請 飭下該大臣從長計處切實裁減以期共維大局所有南洋防
軍應行裁減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謹按近日防軍緣營久病廢弛汰去衰弱別練精銳實為至計若但為節餉計而
忘固圍之大猷則似非規畫久遠之道矣且各省一時裁撤竊恐無賴之徒鋌而
走險尤為可慮想當軸必有以處此也 本館附誌

鄂督張奏設武備學堂摺

奏為鄂省設立武備學堂以教將領之材恭摺具陳仰乞 聖鑒事竊照光緒二十
一年閏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皆應及時舉辦等因欽此
又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諭武備學堂能否於各省會一律添設著
妥籌具奏等因欽此亟應欽遵辦理臣查自強之策以教育人材為先教戰之方以
設立學堂為本湖北地據長江上游南北樞紐又將來鐵路所發端尤為用武之邦
當此時勢多艱自宜開設武備學堂以儲將材而作士氣臣於上年回鄂後即經欽

遵前旨力籌舉辦。一面電致外洋選募洋員教習。一面規畫籌款建堂招考學生等事。查近年外洋各國講求兵事益爲精密。向來中國學堂所教多係俊秀幼童。及各營兵勇文理既昧氣質亦粗。斷難領會精要。且資地寒微出身尙遠。數年之中斷不能遽膺文武官職。安望其展轉倡率廣開風氣。況所教學生若僅可充末弁兵勇之選。則一堂之經費數年之功力止成就弁勇百餘名。多設則爲數不貲。少設則無裨實濟。大率外洋武備學堂分爲三等。小學堂教弁目。中學堂教武官。大學堂教統領。學術淺深難易。以此爲差。今中華爲救時之計。雖不能遽設大學堂而教武官之學堂。則不可緩取材精而經費省。用功約而收效多。今擬專儲將領之材。專選文武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文武候補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文理明通。身體強健者。考取入學堂肄業。緣上項諸人皆科名仕宦中人。將來効用。國家引伸會通。展轉傳授。上則可任帶兵征戰之事。次亦可充營務幕府軍械局所之官。蓋此輩卽或未能有衝鋒決勝之才。然於考核弁兵籌備餉械整飭製造各局。察閱礮臺營壘諸事。則固優爲之矣。裨益多而收效速。似乎無逾於此。嘗惟兵事爲國之大政。古者學校中人無不先習射御。與我朝八旗文員兼習騎射之意相同。而司馬法一書列入禮家。故卿士大夫皆爲軍官。伍兩卒旅悉入鄉校。春秋傳云。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此先聖身體力行之效。經義昭然。以至孔門諸賢。多能戮力行間。執戈衛國。唐宋以後。文武分趨。殊失古人教士良法。美意。泰西諸國。民皆爲兵。將皆入學。頗於古義有合。今擬合文武爲一途。雖曰因時制宜。實則反經復古也。查武備學堂功課。分講堂操場兩事。講堂以明其理。操場以盡其用。講堂如軍械學。算學。測繪。地圖學。各國戰史。營壘。橋道製造之法。營陣。攻守。轉運之要。操場功課。如槍隊。礮隊。馬隊。營壘。工程。隊。行軍隊。行軍礮臺。行軍鐵路。行軍電綫。行軍旱雷。演試測量。演習體操等事。皆須次第講習。通曉。始有實用。經臣於上年電致出使德國大臣許景澄。向德國兵部商派都司法勒根漢。千總根次。二洋員。來鄂教習。曾與德兵部議定。到華後。法勒根漢加給副將銜。根次加給遊擊銜。令其體制較優。以資表率。管束。並議定歸總辦道員節制。惟學生百餘人。教習僅止兩人。不敷講授。查據該洋員堅請添募數人。以資協理。現經電商兩江督臣劉坤一。於江南自強軍洋員中。調撥洋員三人來鄂。乃法勒根漢。挑選甚嚴。僅留德守備斯忒老一員。令入武備學堂。隨同教習。尙短一員。允俟隨後。再行訪募。其餘何福滿。賽德爾兩員。派入護軍營洋操隊。教練弁勇。其功課章程。令洋教習酌議。總辦道員核議轉稟。由臣核定飭辦。洋教習課程餘暇。卽令其誦讀四書。披覽讀史兵畧。以固中學之根柢。端畢生之趨向。另派華教習經理考選學

生百二十名。並選派粵津學堂出身久充教習者十二員爲領班學生。按照洋教習講說課程。譯成華文華語。轉述指授。諸生入堂以後。無論何項功名。統爲學生。均須恪遵規矩。虛心受教。違章者卽行屏除。除火食操衣均由學堂供給外。每月給贍銀四兩。分定月課季課。年終大課。以考其優劣。如果將來學有成效。擬請援照直隸江南。奏定學堂年限章程。請獎。並擇委差缺。以示破格鼓勵。茲於湖北省城東偏黃土坡地方。購地建造武備學堂。該堂未造成之先。暫借鐵政局及該局附近租賃房屋。爲棲止之所。派委署江漢關道湖北候補道蔡錫勇。總辦該學堂事宜。令該道督同洋教習。妥定課程。認真激勸。並委奏調分省知府錢恂。浙江候補府聯豫。充學堂提調。令其考核經費。約束學生。整飭一切。責令該員等。與洋教習商酌協助。隨事維持。以期有實效。而無流弊。查武備學堂。歲費甚鉅。鄂省之力。本難辦此。然當此時艱事急。閒暇不易得。人材不易成。若再一因循。蓄艾已晚。反覆焦思。不能不勉力爲之。現擬暫在鹽務雜款。及銀元局贏餘項下。設法湊撥。惟此係國家經武儲材之要政。若零星湊補。勉強支持。亦爲非體。將來尚須籌定常款。奏明辦理。以期經久。除咨總理衙門外。所有設立武備學堂緣由。理合會同湖北巡撫臣譚繼洵恭摺 奏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鄂督張招考武備學堂學生示

爲招考事。照得本部堂前督兩廣。曾奏設水陸師學堂。去年權篆兩江。又奏設陸軍學堂。今湖廣爲長江上游。南北樞紐。又將來鐵路所發端。尤爲用武之國。而土風之雄冠絕諸省。當此時勢多艱。亟宜開設武備學堂。以儲將材。而作士氣。查近時外洋各國。於兵事講求日精。器械既殊。營壘亦異。地圖陣法。軍裝醫藥。無一不窮極精微。籌備周密。以故軍謀戰畧。均須因時制宜。各究專門。斷難株守成法。惟向來學堂所教。多係俊秀幼童。及各營兵勇。文理既昧。氣質亦粗。斷難領會精要。且資地寒微。出身尙遠。數年之中。斷不能遽膺文武官職。安望其展轉倡率。廣開風氣。今鄂省學堂所教者。乃儲爲將領之才。專選文武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文武侯補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之有志向學者。緣上項諸人。皆科名仕宦中人。將來効用。國家引伸會通。展轉傳授。裨益較多。收效亦速。蓋兵事爲國之大政。古者學校中人。無不先習射御。與我朝八旂文員。兼習騎射之意相同。故卿士大夫。皆在行間。伍兩卒旅。悉入鄉校。從無不知書之材。官亦斷無不知兵之儒士。春秋傳云。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經義昭然。唐宋以後。文武分趨。殊失古人教士良法。美意。泰西諸國。民皆爲兵。將皆入學。頗於古義有合。查學堂功課。分講堂操場兩事。講堂以明其理。操場以

盡其用。講堂功課如軍械學算學測量繪圖學槍砲機簧理法槍砲諸件用法子彈引信藥力理法子彈引信各件用法槍隊砲隊馬隊營陣之要營壘橋道製造之法山川險易攻守進退之機故學生非文理已經明通者斷不能指授領悟操場功課如操槍隊操砲隊操馬隊操營壘工程隊操行軍隊打槍靶打砲靶操行軍砲臺操行軍鐵路演試測量演習體操等事諸生入學以後講堂操場必須兼習始有資用故學生非既通文理而又身體堅壯者斷不能耐此勤勞本部堂現已於武昌省城內購地一區建造武備學堂布置諸生講舍住房及操場打靶處所設學生一百二十名常川住堂特電請出使德國大臣許向德國兵部商聘精通武學之二洋員前來專司教習又選派津粵學堂出身久充教習者數華員爲領班學生照以上各種課程稟承洋教習講說各條譯成華文華語展轉指授其學堂未經造成之先暫以保安門大街大公館爲學生棲住之所以鐵政局爲講授肄習之所合行招考爲此出示曉諭凡在鄂文武舉貢生員文武員弁官紳俊秀子弟如有文理通暢而又身體堅壯願入學堂者迅赴營務處報名候考俟報名者約有成數卽行示期派員考試再由本部堂親自核定並察看其身體志趣聽候錄取挑選入堂肄業每月給膳銀四兩火食另由學堂供給月課季課年終大課並按名次高下酌給獎

賞惟在堂肄業者。不論何等功名。統爲學生。視同一律。均須恪遵總辦提調總稽查約束。教習所定課程。認真肄習。其有妄言妄爲。不遵學規者。立即屏除。如果三年學有成效者。本部堂必援照廣東江南。奏定學堂章程請獎。並擇委差缺。破格鼓勵。此舉乃爲造就人才而設。並非以膏火獎賞。津貼貧員寒士。諸學生有志在勵學致用。虛心受教者。卽來應選。若意存濫竽。僅圖膏獎者。斷斷不必投考。以免徒干甄別。另摘錄招考章程五條於後。所期人材蔚起。共作 國家干城。有厚望焉。特示。

武備學堂招考學生章程

一 學生以一百二十名爲額。凡文武舉貢生員。及文監生。暨文武候補候選員弁。以及官紳世家子弟。無論本省外省。皆准其報名與考。惟姓名籍貫功名。必須確實。若隱冒捏報。雖已收錄。一經查出。仍卽斥退。

一 學生必須有華文根柢。則講堂功課。方能領會。此次挑取學生。其文員文生。俊秀子弟。必須文理通暢之人。其武弁武生。亦必文理粗通。方堪與選。招考之時。文員文生。俊秀子弟。試論一道。武弁武生。試說帖一道。一律糊名考試。並由本部堂派員嚴密閱卷。其舉貢另爲一日考試。作策問一道。不必糊名。

一 挑取學生。除華文外。仍須體質堅壯。志氣樸誠。方足與武備之選。第一次考試華

文照定額倍取。

如挑一百二十名額取二百四十名

挑取以後再行面試並相其堅壯樸誠而素行

謹飭者錄取入堂其有文字不符身體柔脆氣質浮囂者概行別去。

一學生錄取入堂仍照額多取三四十名俟入堂三月以後再甄別一次將不堪造

就者別去不願學習者亦准其於此三月內請假乃照定額留堂學習除火食另

行出堂備給外每月給贈銀四兩蓋望其成材之切不得不為擇取之嚴。

一凡教西學學堂定章最忌陸續增收學生新舊攙雜不能成班致令教者窮於指

授現武備學生既經挑定以後應即截止收錄其有留堂學生或因事撤退者亦

任令虛額不得陸續收補即使來堂求學者眾亦祇能俟下屆招考新生之日令

其報考新生另作新班教授不得中道收補攙入舊班。

廣西洋務總局司道飭全省府廳州縣購閱知新報札

為通飭事案奉撫部院史札開照得廣西界連越南梧州又復通商中外交涉事件

日見其多而地方官吏見聞狹隘於各國近事毫未通曉此留心經世者所隱慮也

現在泰西各國報館如林英吉利一國多至二千餘館中國亦漸通行廣西既經通

商全恃各守丞倅收令通曉各國事件胸有把握方能措置裕如藉以締邦交而禦

外侮茲有廣東澳門開設知新報館其叙例著於篇首所錄各國近事皆照各國本

文譯出至詳且備。亟應隨時閱看。以廣見聞。合行札飭。札到該局。即便遵照。轉飭各府廳州縣一體遵照。閱看等因。奉此。查新報一事。即古之採風。春秋說萬國。翰軒太師奔走。又使男子五十無子者。徧採歌謠。是古者有萬報館。有十數萬訪事。故民俗好惡。政事得失。不出戶庭。而無不知之。泰西百年來。推廣爲新報。凡地球之內。政術民俗。技藝一切事理。靡所不備。其士民皆通知地球之故。此其所以日強也。今京師首闢官書局。上海時務報。皆以官報廣行天下。今澳門知新報館。又相繼而作。其說論明正。深通時變。尤能激勵憤恥。博深切明。其所譯西國政事。以及農商化電等學。足見泰西富強之本。而非同勦襲訛傳。豈可廢而不閱。且廣西地處邊陲。向無報館。閉塞耳目。殊非細故。又或一行作吏。無暇讀書。或遠宦荒隅。隔絕文獻。欲通時事。其道無由。非閱斯報。何以開智識而資藝業。其各釐卡委員。更宜擴充聞見。以免遇有中外交涉事件。無所措手。除由局分送省城各衙門及各局。並通飭各府廳州縣。暨各釐卡委員。一體遵照。閱看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府。即便轉飭所屬各州縣。一體遵照。所有每年應繳報費。應即先期呈繳。善後總局。以便彙寄該報館收領。其附近梧州地方。應飭令梧州府就近分送。庶能先覩爲快。並將遵辦緣由。稟復察核。毋違特札。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論軍事與文化有相維之益

譯溫故報 西三月十五日

三月間。美國叟惟斯報載英之陸軍總統和而斯雷爵臣在英國總會中論臨敵及備戰之要義。其大旨蓋以兵乃凶機戰誠危事。然而武備之修却與文化有益。因宣告於衆曰。吾今日所論。人或誤會。以爲黷武佳兵。則殊失吾本意。不幸孰甚。吾要不忘臨事而懼。必先苦而後甘也。夫事出於戰。固多可虞。然正以顯雄才大畧。而能馭用豪傑。膽壯耐勞。不畏怯。不惜死。願爲國効命疆場。人而具此才行。可紓國難。雖其國或將傾覆。亦必竭忠以挽救之也。吾再爲汝等言爲兵之道。凡在行伍。亦須立有志行。用能盡力以事其上。必先操習。能耐饑渴。冒寒暑。縱處極苦極難之時。終無怨懟。卽捐軀報國。亦視爲分內。不稍畏避。果使兵盡若是。又何功不成。故備戰之要。必使兵之性情。練習至此。然後可用。若或耽於奢逸。作婦女之態。惟怯不前。此棄材也。亦猶有國者奢侈廢弛。不知振作。卽不免至於滅亡矣。吾所謂兵之性情。必須練習者。亦卽黷華崇實。勿懦弱如婦女耳。誠使通國之人。皆能強其筋骨。勿致驕惰而生淫佚之心。此非軍事之與文化實有相維之益者乎。近五十年之內。我國有小戰事。其中得益於文化之處。當亦汝等所共見共知。尤可喜者。每一接仗。卽添得屬地。爲

商務增開新市面。卽地球各處亦常因有戰事。而文化藉以擴興。豈非理之所同歟。無論何處。但懸有我國之旗者。我必設法教化。導之以規矩。示之以公道。此卽文化之本也。縱未能悉化其俗。而吾之心盡矣。凡吾現有屯營之處。或曾經駐軍之所。該地民俗。從前或與生番無異。今則亦能率教矣。言之殊快人意。我國每以攻戰而得勝。非必利其土地也。實欲往行文化之教耳。況得其地。非僅爲益己之計。卽以商務而言。亦與人共之。豈吾獨享其利哉。一言以蔽之曰。因戰而擴充邊界。得新屬地。實皆傳教及我之律法。文化之力。有以維持而羅致之也。人每謂吾之商務。若隨吾旗之所至而興。殊不知吾之教會文化。蓋多好處。足以挈吾之旗。及商務同趨而並進。且戰爭又有與仁慈相關者。譬與生番交戰是也。稽諸史冊。若近今攻戰之寬例。其源流卽從生番人之滅羅馬國始。又或有國正在衰敗變亂之際。因有攻戰之事。得以改其衰敗氣象。一變而振興。故知一國之中。若民無國志。卽是滅亡之兆。凡史冊所載荒淫廢弛。及粉飾太過。民拘積習。往往致使其國不能自立。如土京者。其前車之鑒矣。良由其軍民急公赴義之心。已漸頹。漢民心旣懈。誰能復爲國家出力哉。有此急公赴義之心。是爲立國之綱領。庶能沐浴文化。保護自主。外可以禦侮。內可以弭亂。如果一國之中。民習偷惰。武備不修。街衢所遇。無非歌唱跳舞之儔。若此者不

獨國運將衰卽所謂文化亦無復存矣。上年我國鄉勇義勇投効者計十二萬人。吾以爲有此多人奮然投軍。益見我國之文化方興未艾。此等勇丁將來期滿裁汰。其性情必較初著戎衣之時。能安分守法。是民因投軍不致趨入下流。每年挽救於無形者。正不知凡幾。然則吾之陸軍確因文化而生色。信可稱矣。吾所以不憚煩言者。非求全洲必皆仿行陸軍之章程。但求吾一國妥設律法。使少壯者皆練其筋力。能以自強耳。

論中國內腐之弊病

譯溫故報 西三月十五日

有孫逸仙者在福脫那忒雷新報中論中國目前及將來情形。閱其所述各節。凡中國弊病之深錮。顯然畢形。因有此等弊病。致將中國所有之精華。盡爲收吸。若果實之內腐。孫君曾以學會立論。以激勸其國人。然中國而果求整頓。應行應改之事甚多。據孫所言。中國僅知取用他人之長。而不能力除官場之弊。萬難收變法之效。盡人能知。官場弊病。年甚一年。其在十年以前所作之弊。外人聞之。似猶色然而訝。今則視爲固然矣。近來派差委缺。甚至賄賂公行。有一定之數。罔顧聲名體面。至於若此。聞某省大員。凡伊所屬委署差缺。納賄均定有常數云。

論英在中國應如何辦法

譯溫故報 西三月十五日

威士忒敏士得報中載有勞勃生所著論說一則論英在中國確宜之辦法自述其意見云中朝及其固執不化之地方官皆快然若有所喜蓋知各國互相忌妬動輒掣肘也然則我英與法國宜相訂立約此其時數中國南省現成之地俯拾卽是英但與法聯合任所擇取何求勿得中國久已允將西江開爲通商口岸此事至今始辦若欲爲第二步計宜求經理鐵路之權柄此條鐵路應從廣東與揚子江某口相接在我之正辦尤應考究中國當今之急務而所謂急務者一卽鐵路是也其次利便在稅關之能杜絕弊端也內地抽稅章程應與海關相同以目前而論凡應納海關及內地各稅何妨合而一之

論俄法在中國應如何辦法

譯溫故報西三月十五日

有海勒忒者論俄法在中國舉動載於孫秋雷報中其言曰中國當此糜爛之時究應如何辦法自非將中國開爲通商口岸措置周密不可然欲保守中國自主必須由隣國政府會同促之使開其國中所有之水道可以通行輪船舉國各口岸並開爲天下通商無限之地除食鹽及洋藥二項仍准其國家爲自有之利外其內地所設抽釐各卡一概裁撤所有外國商務應完之稅概由海關經理因中國收稅之處惟海關辦理尙屬妥洽無弊也如果各國彼此相妬不能會同則應由與中國有關

涉之各國。保守其自主。並以擴充保全彼國之商務。蓋中國辦事。若無外國人爲助。使之銳進。勿退。妥當無弊。則中國每因循不振。譬猶人身之無脊梁。中國果思保其自主。卽應改革舊習。所有政事及抽稅章程。均應仿照印度。或日本之辦法。然後庶幾可乎。

論上海繅絲廠

續第二十七冊

譯倫敦東方報 西三月廿六日

至若絲廠設於上海。本已大錯。當試辦之初。設一小廠。猶在情理之中。如以上海爲絲廠總滙之所。殊非節省之道。計誠左矣。一則上海距出繭之地。相離太遠。二則人工尙少。三則地基房價過昂。四則所用之水。取諸黃浦中。有泥沙。必須篩濾。方能適用。今以第一層而論。繭從無錫民船裝運上海。計程須八日而至。亦有從紹興採辦者。更須三禮拜到滬。不獨路遠非便。卽其裝運之法。亦甚不相宜。以第二層而論。初時工價。每日不過一角六分。現在日工。僅做十一點鐘。而工價增至四角。或四角半不等。上年招工。頗非易易。因新廠每出重值。以招致老廠之工人。遂相率舍此而趨彼。致使各廠繅工大減。所出之絲。亦多不合式。其實中國之繭。本不甚好。每日繅成之絲。尙不及外國絲廠所出之半。上海繅絲價值。每基洛格楞。約十個佛郎克。綜觀其已往。而決其未。然。吾歐洲之以繅絲爲業者。目前可無過慮也。近時繅工人

數有加工價當可稍減。然彼此相較，猶覺其昂。良因上海需用人工之處甚多，如紡紗廠織布局之類，加以百物騰貴，食用所費亦較多於內地也。更就第三層論之，所有絲廠大都設於租界之中，上海為通商巨埠，租界地價本昂，自有絲廠之添設，人益居奇。兩年之內，地價騰漲，倍徙於前。造屋工料等值亦同時倍增。上年新設之廠，因此而費實不貲。請再進論其第四層，絲廠所用之水，由自來水廠汰濁澄清，然後供其汲用，又不免多一糜費。故為中國絲廠計，莫如開設內地。出繭總滙之處，其人工地價及造屋物料無不便宜。隨處皆有河渠水多且潔，所辦鮮繭可儲棧房存儲，非必匆促舟運，急不能待矣。果如所論，庶幾絲廠可興。諒有識者當不以吾言為河漢也。或問開廠之始，何不即照此辦？曰：外國人固不愿受華官之欺侮，況各種機器向不准運入內地。即使中國商人在內地設廠，亦必受地方官之抑勒。今雖機器已准內運矣，而華商猶有畏於官，仍未肯輕舉。然而內地設廠會當有時。現在蘇杭已有官商新開數廠，以吾度之，遲早之間，終必移設內地。屆時上海當不復有繅絲之廠矣。或又問：近惟廣東人仿照外國繅絲之法，行之於中國，其效立睹，是何故？數答曰：粵民較長江一帶之人，更能耐勞，勇於赴事。其地方官無敢估其便宜，視同長江一帶者。廣東絲廠多在內地，擇出繭各處，就近分設，使工價不至過昂。且廠由華人

股開。每自經理。無藉於外國人相助。以故東方繅絲之廠。首推粵人。得以獨擅其利者。要在工價之廉。而措置得當耳。日本人所辦。亦即如是。然則上海華商。盍效其良法。踵而行之乎。往者不可追矣。及今改圖。則亡羊補牢。猶未為晚。努力自勉。跂予望之。

上海工部歲會情形 續第二十七冊 十八百十十 譯上海字林西報 西三月初十日

清潔所醫官格蘭脫君。於六月間抵埠。到差認真從事。其於局報八十八頁。至九十四頁內。所言喉症及痘漿所。以及化學房內所辦各事。津津有味。工部局聘請得人。幸莫甚焉。

工部局因開辦侍病所。由英國聘到侍病婦女三人。於十一月間抵埠。辦事練歷。人皆稱道。該侍病所監員。在局報九十五頁內。所陳各節。及言該所須備臥床一層。應請租戶核辦。至備床一層。上年租戶本會籌及。惜未舉辦。侍病所事頗繁。三人斷難照顧。誠如格君於局報中言。冬季病症本少。侍病所尙忙難週顧。其亟應添人。豈復待言。余請諸君竭力核辦。

電氣所 指電燈 等言 辦理仍頗合意。來年當可布置愈善。其所獲之利。除付借款息銀外。尙餘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兩六錢九分。上年計七千四百九兩三錢九分。此款仍

存滙豐作爲補足少估之款及撥歸儲還借款項下現計存銀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四兩四錢二分。

工部局上年又少辦事二人皆有功於租界者也。一因回國幸起居安康如我所祝。此卽愛許雷君也。曾充局董其所辦殊有益於公事。想諸君莫不感佩俱深。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火會方設。愛君卽入其會。總管機器督率一切。年齒加增而精神矍鑠。足見體氣素壯。故能辦事耐勞。但自覺年邁。立意告退。工部局以愛君督火會時有益於衆。爰在美國辦此器物。語至此卽舉所購之物呈衆觀看將以奉贈愛君。以誌其功而酬其勞。

想諸君必以爲然。一爲麥總巡。去秋在橫濱作古。遺屬將柩帶回滬上。埋諸外國墳山。在其妻柩之傍。工部局爲在墓上立碑誌敬。憶麥君於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應聘來滬。創設巡捕。其辦事之認真。但觀巡捕之精練。概可知矣。斯考忒君言至此。謂伊有言。陳請於諸君。其言曰。余請此會按照一千八百七十年所立田地章程。准工部局分發借券。暫籌銀十一萬八千八百兩。此款至早在五年後歸還。至遲不得過二十年還清。長年定給息銀五釐。藉補上年開支虧短之款云云。夫籌借款非無便益。且於勢亦所難免。惟出款加大。尤必將各項入款重核。方合理財之要義。以故就預算簿而論。余請將租界度支大概。交本年局董辦理。並將各項稅捐加添。使入款增

多則所發借券應辦事宜。有數項可即停止。務冀各項稅捐所入。久而久之。能過出款之數。現我租界已變成貨物製造之區。是非將入款另核不可。有名愛爾福特者。謂伊請附和斯君所請。主座者遂以斯君所請問衆。咸以爲然。斯君復請凡進出口貨物。應納捐則。始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應仍照行。至下期歲會再議云云。此請本照例衆亦以爲然斯君復請此會。遵照一千八百七十年所立田地章程。飭令英美工部局。本年仍向應納稅各戶。照納開列於左之各項稅捐照費。

一 地稅 凡地在洋涇浜迤北英美租界以內者。其地戶租戶。應令照所估之地價百分之一。中之十分之四抽納。並分別先期繳納半年地稅。一在正月一號。一在七月一號。

二 四季捐 凡西人所住房屋。應令房客照所租或所估房價百分之八抽納。並令在正四七十四個月一號。先期呈繳。

三 貨捐 凡住租界以內之人。或在租界以內。裝卸貨物。或在太關報關貨物。應令照本年歲會所定捐則章程。完納貨捐。其捐每月不得過所報貨價百分之一。中之十分之一。

未完

中國婦女宜戒纏足說

譯英律師担文夫人印送刊本

曩以中華爲極大之國。今何積弱至此。我外國人觀之。首明其故。蓋由於婦女之纏足也。彼爲婦女者。世代相承。類皆舉步艱蹇。其男子又焉能奮發有爲。中國之西數省。此風尤盛。故丈夫之有鬚眉志氣者。亦覺此數省爲最少。在吾等目中視之。纏足一事。與國家之興衰有關。顯而易見。然以中國人視之。似猶隔膜。無當於理。如向尋常年少之人言。伊之爲此者。良因其母推而至其祖母。曾祖母皆係小足之故。致相沿而不知其非。是說也。萬難使其信。而能改。亦猶英國趨時之人。好尙細腰。若語之曰。女人細腰。甚於身軀有損。欲其信戒。同一難也。現在中國少年。漸有省悟。亦知此爲損人之敝俗。曾聞有體面之人。於成婚之後。遽令其妻解纏。舒趾。廈門復有中國人相約。設立天足會。名義却合。此會設已有年。又在他處推廣其會。其中以美國人傳教之力居多。但欲使不纏足之體面女人。其數日多。尤非勸戒之力。再能擴增。遠及不可。日前有億兆幼女。因此惡習。身心皆受其累。外國之人。有與中國人來往甚疏者。尙未被其小女子。因纏足而呻吟哽咽。致擾宵睡。然爲女也。母者。因被啼哭而醒。怒起而撻其七八齡之弱女。轉爲常有之事。據外國傳教女人所述。伊曾目覩有強壯華婦三人。猛力揪接一小女子。相助逼勒。使受磨折之痛苦。夫女在幼齡。而受其親生母如此酷待。彼之怨楚於心者。較其足所受之創痛。更難堪矣。中國俗諺有

云。小脚一雙。眼淚一缸。亦可證纏足之苦楚。而爲此荼毒者。其心腸誠堅如鐵石也。噫。中國之敝俗。吾人固已習見而稔知矣。常聞某處火災。焚斃小足婦人。吾雖爲之惻然。亦止付之一歎而已。每見伊等行走之狀。趑趄趑趑。若將顛躓。故吾人之寓居上海者。多不肯將已孩付諸此等舉足無力之女人。使其保抱。況此小足。本非天生。實人爲之也。吾果代爲細想。中國有此陋習。使其女流。日困於劊痛。坐立不安。以較近今日人之攻擊在中國所受之窘累。似猶彼輕於此。不足道矣。至於持家藉平內助。無論何國皆然。惟中國一類人則異是。幾若內助之可以偏廢。家有婦女者。除在深閨拈針繡履。及乳哺嬰孩而外。尙何所事。卽房屋之內。灑掃收拾。亦皆男子自任之。凡人有會寓中國客棧者。卽可知其室之若何塵穢。正不知男子在家。何者爲分內應做之事。俟吾等先將其婦女在家應做之事。查悉之後。或再有日。尙須另著論說。總之收拾房屋。婦女可以置身事外。但就僧寺尼菴。彼此較觀。卽可分別男女平居之勤惰矣。中國婦女。束縛其足。旣已跬步伶仃。其手亦因之不潔。或扶於門。或支於桌。手之所值物。爲之汚。若是之儔。豈能使其任掃除整潔之事。雖然。亦可憐矣。在彼固出於無奈何也。卽據吾人所聞中國婦女。亦未嘗以纏足爲然。惟徇於俗情。謂女子如不纏足。卽不能締良姻。而得佳婿。娟娟細弱。已耳熟而心識之。故不得不忍。

痛聽其母爲之纏足。其稍長者。或自纏束。或女伴相約。彼此互爲之。務求其尖且瘦。譬如外國童稚。偷取雪茄烟試吸之。雖病不輟。及其長也。始悟雪茄烟爲患之基。皆由於第一支之偷吸也。幼小何知。見人所爲。每喜學樣爲之。母者亦惟恐其或不如人。心慮他日爲人之婦。雙鉤不織。似此惡習。必須大力挽救。使通國人皆省悟。方能革除。外國女人亦可相助爲力。所望衆心如一。堅持定見。中國女人之纏足。有本非所願者。當無不樂從。且各處已有多人甚覺此事之無謂。幡然思改。湔去其舊染之習。誠使女子俱知。男子不喜小足。又孰肯徒自苦乎。雖精於斯技者。亦將廢而不傳。此猶英國從前鞣製過緊。人多苦之。近已改而寬適。咸以爲便。舉相告而譬喻曰。前代黑暗世界。最惡毒痛苦之刑罰。今得去其一端矣。

茲將天足會倡首諸西人男女姓氏摘錄於左

英律師担文夫人 瑞總領事柏古夫人 英總領事韓能夫人 英領事安而

福夫人 法總領事白續夫人 英女士栗得爾 醫生黎夫斯乃迺

呵爾唔斯緝案被狀

續第二十七冊

譯滑震筆記

維時余默坐屋內。詳細籌畫。門若然而開。莫粹至。不覺一驚。諦視其貌。長而瘦。額骨尖而白。兩眼深入。眶裏頭髮甚修整。面白無血色。兩肩上聳。如讀書人常態。一望而

知爲山長也。其頭向前而伸，動搖間宛如蛇形。眼閃閃視我曰：余以爲爾必有善計。不料爾出此下策，僅能備槍於衣袋中而已。夫憑槍之力，危道也。莫之來意，明明爲害我起見。故我爲先發制人之計，將屨中之槍取出，置諸衣袋，對準莫身，以防其驟發。莫如此一說，我卽置槍檯上。莫兩眼閃閃，笑容可掬，實爲叵測。幸我手中有槍，以備不虞。莫曰：爾不認識我乎？我曰：識爾久矣。爾如有所言，請五分鐘談畢。莫曰：我所欲言，諒爾已知。我卽答曰：我所欲答爾之言，想爾亦知之。莫曰：爾靜立，卽探手入袋。我立將槍取起。莫乃出其記事簿，述其所記之事云：正月初四，爾阻我路，廿三設計陷我，幾不得脫。二月中又復逼我，使我無地自容。暨三月底，我所設之計，俱敗於爾。現已四月杪矣。窘我益甚，實不甘心。斷不能坐以待斃。我卽問曰：汝將若之何？莫搖頭曰：爾速放手，慎勿再辦。我云：須俟一禮拜後放手。莫曰：不可。爾聰明人，豈不知今日之事，惟有一條生路。所謂生路者，卽爾放手也。若不舍，我亦自有法，足以自便。爾所設之計，我已盡知。弗笑容向我。我將踐我所言矣。我曰：我所爲之事，本屬危險。莫曰：非但危險，恐不能保其首領。以爾此事，非僅害我一人，將害及我等會中之人也。此會勢力甚大，聲氣極靈。爾雖聰明，殆未見及。爾其速行，否則踏爾脚下。我卽起曰：我暢談半日，忘却他約矣。莫不言而起，搖首者再。旣而曰：我意已盡言，惜爾不從。然

爾稍有舉動。我悉知之。禮拜一之前。爾何能為乎。爾今談笑之下。意欲擒我。則萬萬不能。爾可以制我之命。則我亦能制爾之命也。我曰。爾說甚客氣。容我徐徐答之。我果能為地方除去一害。即置我死地。亦所甘心。莫作恨恨聲曰。我只能許爾一語。不能許汝又一語也。即旋步而出。此我與莫相見情形也。莫相見之時。談笑從容。毫無驚惶之態。而其所言。確是真語。非虛聲恫嚇可比。莫既去。我計無所出。自爾觀之。必謂我何為不令巡捕保護。不知我所以不令保護者。知其必令羽黨害我也。此有確據。並非懸揣之辭。余問呵。爾是否已為所打。呵曰。莫之為人。斷不使脚下草能生長也。我中午有事。往凹斯福武街。行至倍痕汀克街口。見一馬車。飛奔而至。速如電光。我急趨避邊路。否則必為所撞。所差者一杪鐘耳。此馬車復奔過埋而步街。一霎時已不見矣。我即依邊街一路而行。至惟也而街。忽高屋之頂。飛落一磚。幾傷及足。我即令巡捕查勘。見無數磚石。堆在房頂。預備修理。巡捕云。是風所推落。我已心知其故。但無憑據耳。即雇馬車坐到我弟處歇。一日。方找到爾處之時。路遇匪徒。以棍擊我。我手快。還擊跌之。交捕管押。但途擊我者。雖以門牙咬我手指。明是意在害我。然萬不能因此故而查得撞我之馬車。並其設計撞我之人。蓋設計之人。遠在十里外也。所以我到處謹慎。至汝家。即請關閉門窗。並須汝許我由後門出。余素服呵之。勇

敢今聞呵之言。從容不迫。尤歎爲難能。愈可欽敬也。此種情節。若使尋常人當之。鮮有不惶懼者。余問曰。汝今日可歇此地否。呵曰。不可。客如我者。未免太險。慮累及主人。我行自有計。當可免害。幸勿過慮。現在以捕若輩而言。我卽不助力。巡捕亦能擒獲。待其拿獲。我往證其罪可矣。故此二三日內。不如避之。聽巡捕自行辦理也。爾如能與我同赴洲最善。余曰。近日醫事清閒。并有鄰友可以代診。決計與汝同往。呵云。明日卽行。余云。謹如命。但是否決計明日。呵曰。必須明朝。我有數言奉告。爾幸記之。不可誤事。爾今助我圖此有力之流氓。其勢甚危。機事宜密。爾收拾行李。交與穩妥之差。今夜送至維多利亞車站。不可標明字記。早起時。雇一馬車。叮囑雇車之人。其初來之車不可雇。須雇其後至者。卽坐至海邊。迺書明所應往之地於紙。交與車夫。戒勿遺失。並預備車價。車到。卽奔過阿開特街。到阿開特對面。九點一刻。既到。必見一車候於路旁。其車夫衣黑馬褂。衣領係紅色。爾卽進此車。到維多利亞。正可趁開赴洲上之快火車。余問曰。然則在何處相會。呵曰。在車站之前面算起。第二輛頭等車內。已先定矣。余猶挽留呵不得。其意恐留住此間。將害及我也。呵又述數言。卽引至花園。越牆而出。至毛鐵末街。忽聞馬車鞭響。已遠去矣。次晨。余如呵所囑而行。雇馬車更爲謹慎。早膳畢。卽推至海邊。奔過阿開特。見有轎式馬車。車夫衣黑衣。俟於

道旁。即躍上此車。馬夫即加鞭馳至維多利亞車站。既下車。車夫將車撥轉馳去。絕不顧我。視行李已安頓矣。一路悉如所囑。欲尋阿所言之火車。亦不為難。因車子已標定記號矣。惟不見阿爾喀斯蹤跡。心甚惶急。此時車站之鐘。只有七分。必須開車。余於出門人中及送行人中遍尋之。皆未見。

路透電音

未完

希政府決計撤退駐革島之兵。意在求各國干預。政府所決。希民尚不為難。惟革民

雖已將萬東司副將調回。仍囑強如故。○土皇但求相宜賠款及稍更畫邊界要區。

即滿意也。西五月○希除退兵外。德又堅請希允聽革自行管束。並允悉照各國之

言辦理。希已允如所請。各國現在擬列干預各款。行文土國。西五月○駐土京各公

使。力請土政府停戰。而土國國志甚壯。西五月○日本向英借金四兆磅。已有成議。

○中國籌借英金十六兆磅。其合同綱目。已由某員在北京代為簽字。西五月○希

事。德國在土京。自始至今。獨立門戶。另行辦理。現勸土廷堅請所有希國度支。非各

國管理不可。西五月○土廷所請。駐土京各使。置諸不理。復備文申請停戰。並謂各

國不能坐視希國之窘。德不允在該文簽字。因又另議。而土王已降旨停戰。西五月

九日

俄文報譯

大興劉崇惠譯

中國東方鐵路員薪數目

譯海參崴報

俄二月
初十日

中國東方鐵路公司所派官員如王爵烏賀圖君即出使中國大臣羅特斯坦君克爾別滋君波濶提諾伏君魯馬能務君五人總理集股事宜其專司稽查則為拉奇濶伏君米哈列福斯克君二人他若優戈威赤君為營造正司員以伊格那奇烏司君副之優君又隨第一起官員查勘工程此起官員內有督辦營造大臣王爵賀爾克福君及工程司數人官醫一人均於俄歷二月初一日乘坐撒拉多福義船由奧迭撒駛往海參崴辦公云查該首段工程擬於烏蘇里邊界一帶起建計長八十餘俄里督辦大臣薪水年給一萬五千元稽查及管股官員年給八千或一萬元不等工程司二千至三千元不等官醫約計五千元此外各得公費五千元前往差次沿途照料不給分文但須於此項下扣留二成至差旋補清俾沾餘利計首段工程二三年內可竣并聞第二起官員俄歷三月內將次啟行其餘則在四五月之間云

俄國伯利省設立武弁華文學堂

譯東方報

俄二月十八日

俄國武弁舊有學習東方語言之議今伯利省統領駐防軍營某君量加推廣即在該省設立華文學堂肄業者皆營員也擬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起至九十九年止

學中功課以練習中國語言爲第一要義。口傳心受。即在營中舉行。其綜稽文事。講求武備各事宜。責成副管帶某君辦理。所有堂規。概與教習秉公商訂。聘請東海濱總督衙門文案繙譯多布羅威多福君爲華文正教習。另聘華人副之。月薪二十五盧布元。由營發給。營官學習華文。共分三期。第一期自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五月初一日止。第二期自是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五月初一日止。第三期自九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九十年五月初一日止。學堂每班不得過七人。如多須分班教導。應由該管官員擇其情願來學者。挑選名冊留營存查。現訂星期一周。就學三次。每班教導兩點鐘。均於武官公餘交課。每屆期滿。由總辦考查。以規造就。考取者准於下屆接習。經費自備。惟一切入門指南各書。則由官購備用。但入學諸人。無論已否畢業。均不得別尋門徑。俟有成效。方給文憑。奉差入華焉。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英儒論土希大局

譯國民雜誌 西五月
初四日

英國自由黨名士查列斯埜兒克氏當希臘未開戰之時。論其情形云。希臘人民忠勇義烈。嘗獨立戰爭。以肇造其國家矣。然英法俄三國干涉稍過。制限其境域。以致疆土甚隘。幾乎不能成一王國。往往有被饑餓之災。當此之時。希臘近海諸島。雖亦

有能與希臘同叛土耳其而克奏功績者。然三國干涉不肯以諸島附之希臘。止以不毛之地與之。沙摩斯之一島歸希臘太子管轄。設立議會。行自治之政。除此等島外。仍總歸諸土耳其。千八百六十七年。革雷得亂。希臘發義兵以應援。當時土耳其掌彼近海之權。故發兵往鎮焉。千八百七十八年。列國會議於伯林。謂希臘國土過於狹小。舍沙梨也。閉惹那士兩州與希臘宗教及人種相同。乃以彼人民住居之處歸希臘統屬。余嘗爲委員參議其事。故洞悉情形也。蓋列國與土耳其交涉。自訂伯林條約後。至千八百八十年四月。余爲外務次官之時。續辦此約。無或間斷。然未得要領。於是英遂促諸強國而立調停之策。以舍沙梨大部分屬希臘。以也閉惹那士之大部復歸於土耳其。因此之故。在昔希臘文化中樞之地。如也使亞亦屬諸土耳其。其他若阿連比亞。鮮打士諸山。未入希臘之版圖。此等諸地爲希臘古史最有關係之處。然希臘人種之一半。猶未免住在希臘之境外也。希臘國王素有才幹。善制馭國民。不使奮激生事。以徐待機會之至。至千八百八十六年。忽動干戈。欲畧取也閉惹那士州。此州在伯林會議斷爲希臘之屬。後復爲土國所有。然列國又干涉焉。各邦艦隊封鎖希臘海岸。英國實爲提倡。以抑制希臘之輕舉。且責曰。汝昔爲土耳其所敗。宜失其屬土也。於是希臘竟不能酬其志。而斯事遂寢矣。邇來希臘義勇團

等。屢戰於舍沙梨。竟成功於一旦。其持志也。有堅忍不拔之操。蓋知土耳其之事。非假以時日。則不能如意。竊謂不如阻礙保家里亞。以奪取麥舍多爾亞之爲優也。自去年土京虐殺亞兒米尼亞人。以還。小亞細亞。禮把弄。把兒士丁。革雷得等。叛亂接踵。於是希人憤激。不能自禁。去秋以來。其義勇兵士。屢侵革雷得。麥舍多爾亞等。遂至有今日之事也。想列國意欲更革土耳其弊政。則宜加強壓之策。於希臘近海諸島。若欲分割在大陸土耳其屬土。則奧俄之間。必生齟齬。雖英俄不能相保。卽法國亦不肯置諸度外也。當革雷得與亞兒米尼亞未事之先。俄皇尼哥辣第一。說英國分割土耳其。謂埃及與革雷得。英國須取之。而蘇彝士以東之命。俄奧二國能制焉。乃忽爲法所干涉。其議遂止。今議會開院之夜。沙力士伯雷侯演說失言。誤謂今若有如俄先皇尼哥辣所提出之議者。則吾喜贊成之。然歐洲諸國。似總不欲分割土耳其也。歐洲列國。雖不喜分割土耳其。然固欲使希臘近海諸島。凡同種族宗教者。屬希臘版圖。特意見各別。恐難切實施行。究不知列國之意何如耳。比聞德亦不喜此事。奧又欲得希臘人所居之沙羅爾格。意亦於前數年嘗欲得亞羅把爾亞之地。而與希臘相背矣。唯法則本親希臘。英國輿論。亦有此意也。要之列國諸皇。並政治家等。懷保守之見者。苟口偷安於歐洲東部之和局。而不復思和局之果真否。是爲

可歎耳。故苟如此而遂已乎。則希土紛紜靡有底止也。

革雷得島實情

譯東京日日報西五月十一日

三月二十七日。本館在土京訪事來函云。三月十九日。英法德意奧俄六大強國艦隊提督等。在革雷得海面。同致公文云。列國艦隊封鎖該島諸埠口。凡暨希臘旗章船舶者。概不准其進口。如列國及中立國船舶。非為希臘革雷得聲援者。則准商貨進口。施行此令。始於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八點鐘。列國艦隊提督等。各經由其國公使。告知希臘政府云。貴國須於未施行此令之前。召還貴國艦隊。不准在革雷得海面。如不允諾。則列國艦隊勢必以兵戎相見矣。又簡派軍艦於革雷得島。傳一書云。英法德意奧俄六國艦隊提督。各奉本國政府之命。同宣示島民。諸大強國擬斷令革雷得島歸土國管屬。而許行自治之政。可期拯救瘡痍。興復島中之荒廢。且不論其人種宗教。有異同與否。均保各人自主。並資財無恙。以漸開島中利源。又能興復商工等業。使自治之政。實有效驗。是諸強國之志。諸強國固知島民能諒此意也。第更始之端。以此為要。爾等須少安毋躁。寢息干戈。列邦有厚望焉。夫諸強國之喜和局也久矣。如島民猶未厭兵。則諸強國若徑行其志。豈果無策以處此哉。雖然。諸強國固料不至見如此不幸之事也。島中之民。不論耶回教徒。亦必同心戮力。以謀革

雷得之盛運也無疑矣。列國艦隊既致此書於革雷得。又列邦艦隊提督中之領袖。爲意國艦隊提督卡里華羅。嘗招革雷得黨魁四人至彼艦中。慰諭云。諸強國擬施行自治之政於該島中。公等宜罷兵息民。以復一島之和局。是諸強國所深願也。四人齊答曰。在島中奉耶教之民。決志欲免土皇暴虐。與其歸土皇管轄。不如甯死之爲愈也。遂不復聽提督所言。翌日列國艦隊提督等。自派三人詣黨徒駐屯之所。接見其黨魁等數人。具告封鎖希臘艦隊不得復進口之事。又云。諸強國所擬之自治制度。蓋勝於汝等百般之制度萬萬矣。如汝等不欲實施諸島中。則諸強國將以威力相加也。黨徒等款遇三提督。用相等官位之敬禮而遣歸之。三提督等。遍歷黨徒屯駐之所。而抵尼拉加。又會見黨魁所告之語。與昔相等。而黨魁所應答。亦與前黨魁所言同。三提督已全使命。將辭島民而去。黨徒等整列戎隊送之。且祝曰。該島合併於希臘。則萬歲同享此福。又祝云。非併合則誓與死戰。呼祝之聲。聞於數里。由此觀之。則其決斷之心。亦可見矣。六強國既發令封鎖各埠口。又將調兵隊上革雷得岸。奧德二國。忽改前議云。調兵上陸屯駐之事。敝國不能協贊也。尋英國亦有不平。將別開生面焉。二十五日電音云。英察知俄土訂結密約。而俄獨計其利。以排擠列國。於是列國各懷異志。欲事同一轍。不可復得。英既有不平之志。俄德驚惶無措。

英法將益親密。英相沙力士勃雷。躬至法京。與外務大臣亞諾倫。議革雷得之事。蓋英國以封鎖埠口為非也。比聞現在希臘船舶。陰運兵器糧米於革雷得者。絡繹不絕云。

英前相致威斯士密尼士達書

譯國民報 西五月
初五日

英前相虞拉士斯。頃避寒在加頓。見土國時事日非。致書於威斯士密尼士達公爵。具陳其所見。倫敦苦魯尼哥兒報。請虞氏登載於報端。其書曰。公爵足下。余與子天各一方。末由過訪。非如平昔卜隣接居。往復馳書之易也。邇來歐洲東部情形。風雲變幻。不可測度。揆彼實情。漸如棼絲之難解。迫得吐露衷曲。上陳清聽。誠不得已之事也。前兩年間。各種事變。起於東方。頗極慘烈。致使予心不忍緘默。然天意茫茫。猶未厭亂。至近時事。幾接踵而起。東事漸西。譬如燎原之火。自東而來。照我歐洲西部。西部人心洶湧。不能安堵。齊注視政府之所為若何。當此之時。謂吾人宜緘口而不言乎。抑宜大聲疾呼乎。蒙竊惑焉。抑余自退隱於寬閑之野。機心久忘。雖然。竊思造生天地之始。由一粒砂礫。積漸而成海岸之一部。且余歷任國家之樞機。明知有關繫於東方交涉之事。則豈容默爾而息哉。但余欲吐露衷曲。恐人視為黨派之見。則余所言。雖公明正大。未免予人以口實也。余仰足下盡瘁於內治者。十有餘年。如得

附盛名以表暴於天下。則使人信余所見之公正。然後乃無遺憾也。伏希足下寬恕焉。蓋欲除去一國一黨之私見。免貽偏僻誇張之譏。惟今時爲然也。何則。歐洲東部。所以有今日之事。以列國手段相同。而立志各異也。故一國包藏禍心。而阻格大事。則列國並受其害。禍患一出。則毀譽寵辱之加。亦在所不免。故懲罰亦必從之。特不知咎歸何國耳。試詳敘其所出來焉。夫土人虐殺亞兒米尼亞人之事。爲近世以來未嘗見也。且此等殘虐悽慘之舉。亦實六強國所親見。六強國嘗簡派公使於土京。代表其國家之命。然卒不能挾制土皇。而禁止其殘虐。倘謂列邦聯合。以臨土廷。必足以制之。而土皇固知列國以空言恐嚇。故視如浮雲過眼。益恣其暴虐。猶以爲未足。而列國反佯爲不知也。初土民之虐殺亞人也。潛匿山中。當時猶畏懼列國也。然今則白晝肆虐於京都。雖列國干涉。使亞兒米尼亞人逃遁土境。幸免積屍成山之慘。然未見經營善後良策。以杜絕土人復作之禍根也。列國豈真有仁心哉。夫行各等惡事。出於土耳其。則人多不怪。何也。夫土耳其一羸弱邦耳。以一羸弱邦。行兇惡無極之事。何怪其然。乃以正義之強國。亦不能阻止焉。豈非古今之一大羞辱乎。六強國若視爲已往之事。而欲以溫柔調停之方。而善其後。殆不悟餘燼未滅。猛火將復燃也。夫列國於前兩年所蘊蓄之意。其故有二。一曰歐洲列國協商。二曰保全土

耳其帝國。然此二端未嘗施行也。蓋協商之利害。貴能善用其意耳。故用之於公明正義中。則足以收其效驗。而杜絕各國利己排人之念。否則亦一無用之贅疣而已。自千八百七十六年至八十年。歐洲外交政治家等。謂細論辦理柏林條約。不宜關涉東方之事情。然我英國獨以爲非。此時余亦當其局。嘗助一臂於其間矣。所以使土國不得逞其凶惡者。余亦與有力焉。蓋千八百八十年。余聯合內閣。與歐洲諸國。施行千八百七十八年所訂柏林條約。即門得爾我及希臘之事。期於實在施行也。初土耳其抗命。列國遂集艦隊於亞兒米尼亞海面。以示威。然列國所爲。稍有類於兒戲。於是英獨決斷。派遣軍艦。將占取土耳其之要埠。俄皇亞歷山第二。亦翼贊英國計畫。是世人所共見也。當時若能切實施行。則歐洲定爲戰爭之區。自是土皇畏懼。輒聽吾所要求。而門得爾我洛增加其屬土。希臘亦加錫曠利矣。夫所謂歐洲協商者。善用之則有功效。如誤用焉。則必生害也。苟使不以誠信協商。則列國不能同出於一途。土國已察知其強弱之勢。如有強國。渺視協商之舉。則土乘其虛。誑說萬端。以圖一己之利。卽或有協商。恐辦事亦不能活潑。而動多掣肘矣。誠以如一國自行之事。卽任其自爲可也。然列國相聯。則舉措定不能一轍。歐洲列國皆懷異志。卽相與聯約。以臨土廷。是欲各自行其所欲也。今日之事。亦若此而已。然我英從歐洲協

商已二年於茲。果有何所得乎。果能以正義人情匡正土國之凶暴乎。歐洲之和局。果能力保之乎。余一言以斷之曰。列國甯加薪以助火。而未見有使其改善者也。吾嘗提倡依據條約。禁遏虐殺亞兒米尼亞人事。或云。何輕信人言之甚也。或曰。是偽託行善之名耳。衆口沸騰。欲阻礙吾所提倡之說。未幾遂有今日之事。夫列國欲維持歐洲和局。每歲養數百萬兵士。銷數萬萬財幣。至前兩年間。未嘗見有禍亂之徵。何歐洲東部。今忽然紛亂。至於如此之烈也。頃希土將交爭。殆亦有理存焉。列邦環視眈眈。無能爲力。吾嘗謂由歐洲協商。各執謬見。以至有今日耳。試思往時。未嘗污辱我英體面。所以能獨力處決也。俄皇及其餘君主亦云。須保全阿多滿帝國。而計畫改革善政。蓋此說爲昔時把馬士當。爾羅家福等諸政治家所提倡。然在當時。則甚有理也。意者土耳其爲歐洲諸國所庇護。得免強隣侵畧。則庶可進於文明之域。此固土耳其所深願矣。革雷米尼之役。戰局旣息。千八百五十六年。在法京訂結平和條約。於是土耳其始安矣。邇來二十餘年。該國未能有一進境而行其所當行之事。徒費內帑。增多國債。遂至強奪債主之貲財。以敢行殘忍之行。歐洲嘗喪人三十萬。費貲三萬萬。以庇護其國。今果有何功效也。誰謂能援土國以躋文明之域哉。觀於目勞家里亞之虐殺。必知余說之不謬也。則今日尚有堅執保全阿多滿帝國之

說指土耳其者。吾人欲不疑惑。豈可得乎。革雷得之苦於土國虐政。而欲免其挾掣久矣。今也島人謀抗土國。蓋該島之興義軍。前後七次。亦足知其情形甚迫矣。人情本樂和局。而相安於無事。然事變至此。豈非天下最難堪之苦哉。蓋此一事。足見土國罪惡貫盈。又可知其無統治之權矣。列國環伺。既知土國無能作為。忽有一小國。希臘突出於土革之間。是實古來英雄滿腔熱血之遺民也。異日幸賴上天攝理。克復其和局。使革雷得島人樂自主。是非歐洲列國所能為。而實蒙希臘之惠也。

論俄宜取不凍埠口於海參崴

即務拉的以南 譯日本新報西二月十五日

俄國上下一心。懷抱雄圖。虎視眈眈。欲取不凍之埠口於東洋者久矣。達利得富士土佛新報總理巴哪務論云。俄國將以海參崴為軍港。計議久已早定。唯世人未識其可否耳。尼哥哪務嘗上某大員書。主於在海參崴地面。設立軍隊及商埠。有亞伯羅莫兒者。素精通海軍者也。嘗作論駁之。登載於威得莫斯地報。其言曰。按尼氏云。謂止宜以海參崴為海軍根本之地。則足矣。而尚擬畧取釜山元山旅順等之不凍港。是不過好與外國構釁耳。嗚呼。何惑之甚也。作如此之論。蓋愚謬之見耳。夫我俄設防。本為備我沿海一帶起見。往年干涉中日之事。殆出於一時好奇之故。西伯利亞鐵路。唯為聯絡歐洲與亞細亞之交通。海參崴實為握要之區。可無論已。雖然苟

我俄不欲日人游弋於東海。又欲維持我俄威力於中國朝鮮等。則須於今日預謀異時之計。以備他時交戰之用。然則及今畧取良埠。預爲之計。是爲最要矣。忖思異日爲我讎敵者。必中國與日本也。然其交戰之地。必在黃海及日本海也。夫黃海之距海參崴。約六百餘里。而自該海至海參崴。必當經朝鮮海峽。該峽狹隘。不過三十餘里。又有日本軍隊。在對馬島及九州沿岸一帶之地。據有堅牢堡砦。則通行之路。必爲其所扼制也。若夫日俄之局。一旦以干戈相見。則日軍必畧取釜山之岡。及旅順等各埠。以爲防備根本之處也。可知耳。卽今日軍不能扼朝鮮海峽三十餘里各地。又恐拒絕我自黃海至海參崴之途也。故我艦隊搭載煤炭。自沙巴林島至戰地。或自海參崴運載兵士及軍糧等。而至黃海。或欲駛回海參崴。修補船艦。則須有護送之艦隊也。蓋海參崴與戰地。離隔甚遠。故致有此不利。況又恐錯用其戰畧也。凡此等議論。雖水師學堂初學生員。亦所洞悉也。尼氏云。我艦隊假令不由朝鮮海峽。而至海參崴。亦別有宗谷海峽在焉。何不思之甚也。以吾人觀之。倘我艦北下。而過朝鮮海峽。日軍未必能截斷之。如昔日法軍困於我莫斯科之時也。試問我國艦隊。卽出於宗谷海峽。將何之哉。又況此處海濤洶湧。日艦又游弋於其海岸也。如欲迂道宗谷。而至海參崴。則奈相隔千二百餘里之遠。何。況現又交戰於黃海。自宗谷海

峽而出渺茫之洋。將欲作何事乎。雖有國民艦隊爲援助。而日人善用水雷。如放水雷於朝鮮近海。而轟沈我國民艦。則將奈之何。且海參崴甚寒冷。如當寒暑表降下二十度之時。欲修補各種軍艦。安能利用其船渠哉。故一旦畧取良港。則決無此慮。而各種之事。可立辦矣。抑當戰時。能速修破艦。又能亟致不足之器物。最有關於勝敗之數也。然日本則距黃海百餘里之地。現已有造船所及船渠。況在交爭時乎。現在之海中電綫。亦難必其能通。苟如此則宜派船艦以傳使命。設或偶失事機。亦難緩急相應也。俄國利害。既已如此。則豈可以固守海參崴而遂足哉。苟我俄欲壟斷東海之霸權。豈不可留意朝鮮海峽乎。嗚呼。是實爲我俄通路也。雖然。兩岸之山郭水村。非見樹立我俄旗章。而不知我艦隊之安全無恙也。然則我俄當畧取何地乎。又須何時斷行此策乎。嗚呼。此事非可以輕論也。須及時詳加審察。以待叱咤風雲之日耳。若夫徒汲汲講自衛之道。不懷睥睨他邦之志。是安得謂之大國哉。亞細亞洲東方沿岸一帶。土地廣濶。待吾人之藉手久矣。掌握東洋霸權。誠我俄之責任。由是觀之。海參崴不足爲根源之地。昭昭然矣。蓋海參崴不過爲衰弱頹脆之人。宜求偷安旦夕之計耳。

中國政府所聘之水師教習蘭吾那士大佐已到矣。其職務蓋與通申大佐嘗在福州所供之職相同。專教中國水師。初中國政府擬聘教習於英國。英海軍省先具候補人名。以投票選人。而該氏適中其選云。亦可以觀其在英國海軍之名聲何如也。

論俄法交誼日疏

譯國民報 西五月十五日

昔俄法訂盟。兩國親密。不啻魚水。近時輕薄忽生。日甚一日。蓋法不喜俄國所行之政策。故現法京人士等。謂俄不復思法之利害也。法京此意。路報云。我國欲俄援助。以恢復奧而賽斯鹿林二州否。如俄能援法以成此事。則俄法同盟。誠屬可喜。不然。則吾人未知該盟有何利益也。阿老亞報亦登錄俄外交官所論云。吾未解法不平於俄之故也。俄皇雖援助法邦。而躋諸文明國之列。而未嘗約法。恢復奧而賽斯鹿林之事也。俄又嘗爲法謀利於埃及。又將謀利於土耳其。雖然。德固俄之親交。法亦不須遺忘也。俄國羅摩里亞報云。法國之利。在蘇彝士運河。而不在土京。若夫摩士科拉士及異日土耳其爲墟之時。須先屬俄。乃地勢使然。故處理土京。俄爲最善。法本於土耳其之事。宜樂居人後。苟不然。則俄亦不能與法聯合也。法國政治家爾見那打士亦論云。俄國以埃及與奧而賽斯鹿林之事。愚弄法國。藉以控制英德。俄本

欲全獲土耳其而恐法不願故欲於東方亞細亞同分其利益也由是觀之俄法有猜忌之意無復可疑英法之間自是益密矣。

論地球製鐵之國日盛

譯國民報西五月
初九日

英國也俄羅活報論云我英昔日爲一大製鐵國又現居地球之上位雖謂後數百年亦應如今日誰敢訾議焉然評論鐵煤貿易家云通覽古今東西國民之貿易盛衰史知家舍兒偏連使亞希臘羅馬等以前七國之籍我英異日必追蹤之夫推測一國之亡雖非可喜之事然亦足見新興之國家將漸侵我全盛之舊業也夫印度俄國瑞典西班牙美國等在昔稱爲製鐵國然英則三分天下製鐵之數而有其二矣及德美等國此業興盛英遂僅保其一唯昨年製造稍多其外法奧比利時加拿大等亦製鐵不尠如印度南部及中部美洲澳洲日本中國南部及中部非洲等未足稱地球之製鐵國也雖然新興此業之國必在東洋乎東洋諸國鐵礦富饒如中國日本等是矣中國在漢口建設製鐵所而日本製鐵路及船艦所用之鐵將出五十萬磅故設一大製鐵所其他如澳洲加拿大等亦將有新製鐵所興設也要之異日東洋爲地球製鐵之區可預決矣。

拉美草公司繼興

譯日本新報西五月
初七日

拉美草最爲有用之物。邇來世人漸識其多利。於是有人公司勃興焉。現在東京有東洋拉美公司。資本五十萬元。又有大日本拉美公司。資本百萬元。又在大阪。有大日本纖維公司。資本二百萬元。其餘靜岡三河福岡等各地。有謀興此等公司者。諸公司招人。教以培植拉美草之法。民人亦樂就焉。忖後數年。必爲興盛之業也。栽培此草之法甚易。種實分根插木伏木等。皆無不可。與植桑樹相同。種實之法。先築土墩。避疾風大雨。常使之燥溼得宜。插木之法。先斫其多節處。約五六寸。乃插之於地。伏木之法。折其幹。埋於地中。三四寸許。乃發其根芽也。分根之法甚佳。是爲培植第一良法。當時苗價約值一仙。且此草能耐寒。故國中到處無不可種之地。而種此草之地。以輕鬆砂土爲最佳。唯種於粘土之處。則纖維剛強。不能爲良絲。種植之時。春秋最宜。須深耕澆糞。勤劬耘耔。既植之後。每月一兩次。必撒水而耕耘。待幹漸長。然後芟艾之。灌溉以水。培養根勢。最爲握要也。此草爲世所注意。自昨年始盛也。今觀諸公司所織造各物。以此纖維織成者。似與蠶絲無別。將來培植此草之法。遍及全國。則國人必常服此物。而蠶絲輸出。日益增多。更足振興國利矣。

按煙燈之多寡定捐錢之參差。如有以多報少情弊。一經查出。或被告發。立提店主嚴罰。給諭後。設有增減。隨時報由地方官查明更正。換給印諭。印諭每家一紙。如一燈至五燈。概收公費錢一千文。加一燈則加二百文。一年一換。公費照收。其款存留本縣。作為地方辦公。毋須報部。設有盈餘。或解交司庫。作為閑款備用。亦無不可。一收捐嚴定期限也。城廂內外各煙館。由縣派差逐日收繳。鄉鎮下邑。責成該管官。況收繳無官。汎地方則責成地保收繳。如有設立釐卡之所。即令釐卡司巡代收。由縣核明彙總。每日應收捐錢若干。仿釐卡繳捐辦法。每旬繳由司庫專款。易銀存儲。報部候撥。不准外省擅自動用。至官汎收捐。不無微勞。應將所收印諭錢酌量津貼。差保等亦應酌給賞項。以示體卹。如有經手侵蝕。分別追究。如收不足數。勒令地方官墊完。自行追繳。一膏店一體捐輸也。查土棧煙館而外。另有煙膏店。專售膏漿。並不開燈吸食。名為膏店。實與煙館無異。宜一體飭令捐輸。先弔該店流水簿。核其生意多寡。酌定一適中之數。每日或十燈。或六七燈。亦給一印諭實貼。逐日收繳。此項膏店。惟城市大鎮有之。稽查尚易。一切章程。悉照煙館之法辦理。行此四法。實有四難。愚請即其說而條辨之。難者曰。開設煙館。本于例禁。吸煙之人。不准入官考試。為上者既不能禁。又因以為利。是准其私設。而驅民使吸煙也。如政體何。不知洋藥運

入內地實爲中國一大漏卮。捐錢收及煙館實開中國一大利源。害之所在。尚且不避。況於有利而無害乎。況洋藥初入內地。僅以藥材上稅。通商以後。遂有值百抽五之例。今則增至數倍。轉爲海關稅項大宗。洋藥既可抽稅。豈煙館獨不可收捐乎。必欲不捐煙館。則必禁止洋藥。不許進口而後可。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今既不。能禁洋藥之不進口。又不能禁華人之不吸煙。其文空存。無謂甚矣。何如寬文弛禁之爲愈乎。難者曰。煙館小本營生。開歇無常。一聞加捐之令。勢必紛紛報歇。是稅項未必加增。地方適多滋擾。不知所謂加捐者。准其例價之外。每兩加收捐錢四十文。是捐吸煙之人。並非捐開煙館之人。且每日每燈定以售煙一兩。本從至少之數約計。設售出二三兩。則捐錢亦祇四十文。其餘盡入煙館之私橐。不但無損豪末。亦且隱受其利。彼何苦而歇業哉。吳中城內外。皆有茶捐。每碗捐錢一文。按月收繳。民多稱便。煙館事同一律。何難仿照辦理。難者曰。佐雜衙門。向有煙館規費。特爲利藪。今若官爲收捐。則佐貳雜職。何所取盈。不知收受陋規。例禁甚嚴。與其私相授受。自蹈憲法。何如明定章程。酌給津貼。每員或三百千文。或一二百千文。酌量所收印諭錢。儘數勻給。內提二成經費。作爲差保人等賞項。在佐雜私取之貲。化爲公費。卽煙館奉諭繳捐。不同私設。一切書差之需索。流氓之訛詐。亦可概爲拒絕。此一舉也。有益

於國無損於民。獨不利於吸煙之人耳。難者曰：吸煙之人，率皆窶貧無執，平時購食已覺竭蹶，再令加捐，是重之困也。設因重困之故，相率戒煙，煙館獲利無多，逐漸減少，則法令亦有時而窮。捐項將從何而出？不知彼既吸煙，必難除癮，當其癮發思嗜，斧鉞刀鋸，全不一顧，豈斬此區區而不余畀乎？西人之言曰：若欲印度人不栽波畢，除非中國人不吸鴉片。果因加捐之故，立志戒煙，以馴至人人不吸，則外來洋藥不禁自絕。在海關少收數百萬之稅項，即民間裕數萬萬之蓋藏，亦即保中國數萬人之性命。特恐痼癖已深，不可復挽耳。總之收煙館捐，聞其名似不美，計其利合天下地丁關稅一切歲入之數，何止十倍。雖使桑孔復生，起而為國家興利，無逾於此。今即和議告成，目前無恙，泰西各國，耽耽虎視，未必不狡焉生心，不急籌餉需，無以立自強之基。欲求自強，舍煙館捐外，別無良法。善治國者，不貴高道難行，而務在淺近切用。非不知廟堂之上，勝算獨操，何煩下士，鯁鯁過計。所慮侈言西法，曠日持久，舍國家自然之利，僥倖於不可必得之數。一旦有事，從何措手？故竊不自料其卑且賤，直抒胸臆，敢犯不韙，誠能力排浮議，獨斷一心，俯採芻言，上陳黼座，請旨飭下各省一體遵辦，則所謂標治而本亦治者，於是乎在。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此論作於乙未之秋，將以上之香帥因聞上海試辦煙捐喜與鄰見相合，遂不果上既知除上海一隅外，別處並不仿辦，捐數無多，辦法亦謬，香帥旋移節以去。此

論始終未上今請戶部籌還本息招稱各省覆奏率多空言鮮有實濟此說得行何至部臣疆臣仰屋束手上煩宵旰憂慮哉

上某觀察書

某洋員來稿

竊謂西伯利亞鐵路成後。俄國有二利焉。一爲謀國行軍之利。蓋厚兵力。張國勢於亞洲。俄之願也。又適值東方多事。俄政府動於利害。且不顧糜費較多。惟期此路之築。視原議早成數年。一爲理財通商之利。蓋俄國如振興西伯利亞。使其出產。即可由此新路。直達歐洲。而歐俄之貨。亦因之多一銷路。總之於俄國大局。處處有補。惟西伯利亞地曠人稀。商務之可望於此者。非久後不能起色。然各國互市。如中國日本之與歐洲。商貨來往。絡繹不絕。此路成則行旅與貴重小件。無不願就此捷徑。所賸與航海之輪船者。惟大而賤之貨物而已。或問此路之成。其有利於中國歟。抑有害於中國歟。有利則應思所以盡之。有害則應思所以制之。譬如今有兩國焉。皆無鐵路。此國忽築一路。表延於彼國之邊界。則彼國之國計商務。皆爲所危。固不待言也。此國之軍。朝發夕至。及彼國者。未到已侵地而踞之矣。然則若何而此害可制。亦惟有彼國亦築鐵路至此邊界。使行軍之速。不亞於敵人而已。或曰。若有鐵路。敵人不可更長驅直入乎。按此係愚者之言也。德國見俄法鐵路。漸逼己境。亦趕即興築。以相抵制。更有說者。前英法北犯京師。其軍直入畿輔。非因中國之有鐵路也。思正

在於無路。以迅運動王之師耳。苟無可恃之軍。則鐵路之有無相等。蓋侵犯佔踞。惟敵所欲。俄國之贅食亞洲土地。可爲股鑒。然則幅員遼濶。謂其可恃乎哉。且無論軌式不同。彼車不能行於此軌之上。卽拆毀軌道。亦屬易易。汽機可運至內地。鐵橋可煨以火藥。若欲修理。大者非數年不辦。設敵人而竟能修理。主客相形。勞逸仍判。抑執中國地廣若無鐵路。則敵人不能內進之議者。亦知敵之別有良策乎。先居邊省。固以礮臺。旋築鐵路。節節而進。其將奈何。然則中國欲制西伯利亞之害。惟有亦興築鐵路而已。此特所謂國計行軍之害也。若夫商務之害。則中國無路。其市面勢必瞠乎在俄之後。終將全失歐亞來往轉運客貨之利。而西伯利亞鐵路之資以養者。正賴此利。然此利中國非不能奪之於俄也。西伯利亞之路。係由海參崴。經克勃羅夫。克勃勒葛夫。包欽克。克耳特克。及拜喀爾湖等處。以抵阿穆斯克。與聖彼得堡。并擬自拜喀爾湖。築一枝路。至買賣城之恰克圖。計自上海中國適中之海口。由海參崴。以達恰克圖。較自上海由蘆溝橋。以達恰克圖。多程約六千里中里。故行旅之自上海。以至聖彼得堡者。穿中國而不繞海參崴。則路程較近。六千里。車票價約少銀七十五元。到時約早六十六點鐘。貨亦如之。將來行旅貨物。願出中國。而不願繞海參崴之明證也。自上海由蘆溝橋。至恰克圖。每人約收車票價銀一百十二元。每日上下搭客。祇以百人計之。上海恰克圖一路。每年可收銀八百萬元。每日貨車上下。祇以

二十輛計之。每噸每克依羅密得。可收錢二十文。每日可收銀三萬六千元。每年可收銀一千二百九十六萬元。客貨兩項。每年可收銀一千二百萬元。即此可見中國築路。與西伯利亞路相接之利。又何況客貨之斷不止此乎。俄國有見於此。故急欲得一視海參崴較近之徑。築路與黃海相接。誠以海參崴冰凍時多。凍時輪船不能進口也。然則西伯利亞路之能養與否。全繫乎俄之能否得一無冰口岸。自彼築一枝路。與幹路相接矣。特是中國利害所在。斷不能允俄假道之請。倘俄以此為請。惟有答曰。中國不能自棄若此。且各為其民。遲早中國亦必須興築此路。以償俄國欲得一枝路。與黃海無冰口岸相接之願。而保全己之利權云云。再有一要處。預須籌及。倘中國思欲築路。與西伯利亞相接。則須設法使將來中國之路。不為俄所挾制。可與俄要約。俄運自中路而來貨物之費。不得過於中運自俄路而來貨物之費。且中路於何處與西伯利亞之路相接。須聽中國之便。再如路之如何相接。相接處車廠之造價。與常川經費。如何分派。以及中路或須畧越俄境。以接俄路。俄國不得收稅。等等皆須約定。此外則須擇路。沿鴨綠江而達西伯利亞。固為最省。然路太短。而距內地太遠。利亦最少。終以逼近內地。而至歐洲最近之路為選。某以為宜。從歷來商貨所經舊路。自北通州以達恰克圖。於此處與俄路相接。蓋由此路。則雖無歐亞來往轉運之貨。其舊有駝運之費。亦足以養之矣。

查閱沿江砲臺復稟

卷八

德國

來春石泰

原稿

上元鄭宗蔭譯述

水基

竊照光緒廿一年十月初九日奉憲委閱長江各砲臺遵即啟行往勘自南京至吳淞逐處詳查至十一月初七日閱畢回省除將各臺詳細情形及應辦事宜分條陸續譯呈恭備採擇外所有當時要務關繫砲臺者游擊等仰蒙委任難安緘默謹先為我大帥陳之今日中外大局交涉事繁若不早圖自強船堅兵利一旦海氛不靖將何恃而不恐近今四十年來外洋各國講求水陸武備不遺餘力用致富強中國乃東方最大之國地大物博戶口殷繁苟能認真講求當駕泰西諸國而上豈惟勢敵力均已哉比年以來中國何嘗不做西法而制未盡善人各懷私徒事虛文難求實效是所望於大帥之垂意焉陸師現已開辦當務之急莫如新式砲臺雖曰工程浩大亦宜早籌興築砲臺造就配以新式大砲駐以精練之兵冀收實用至於砲臺事務機密攸關查德國砲臺及防守地方十分嚴密不准外人窺探如有漏洩砲臺事機者目為巨匪處以重刑中國亦宜仿照德制慎重軍機若夫長江一帶素稱天險自訂通商條約遂與外洋共之江關水深即大幫兵輪亦可暢行無阻且河港紛歧密如魚網一朝有警敵人最易登岸故不獨防其自下而上兼須防其自上而下必使長江阻遏敵船方為妥善擬照沿海設防之法以固江防防敵有三一防敵人船甲堅利砲能及遠二防敵率大幫兵輪突然來攻沿江砲臺不能抵禦

砲力須及遠。擊中鋼甲。使必洞穿。二曰防守宜嚴。太平之時。如臨大敵。水師陸師皆然而沿海砲臺。尤宜加謹。三曰砲法宜講。安置砲位。開放子彈。務使穩妥靈捷。兼保砲手不中敵人之彈。此游擊等思。保江防之急務也。謹陳砲臺利弊如左。

一 砲臺泥城。突然隆起。泥色淺黃。已爲敵人易見。城上又有子牆。更樓旗桿高門。遙望而卽知爲砲臺。迨招攻擊。一受炸彈。毀壞實多。長江砲臺護城。雖皆用三合土築就。質與泥沙對合相同。惟單薄太甚。不能抵擋砲彈。游擊等以拒砲彈之城。至少當以十二密達爲率。其拒槍彈之城。至少當以一密達半厚爲率。

一 舊式砲臺。發砲由孔而出。上蓋木板。旁護泥牆。此無用之砲臺也。西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一年。德法構難。前事可徵。蓋砲孔卽敵取準之物。木板經火。俄傾成灰。泥牆中砲破碎如粉。雖有大砲。反成虛設。宜用新式。悉廢暗臺。

一 現造新式大砲。力大逾恒。臺宜平排。不宜層疊。若前後安設。則前臺中彈。勢必穿入後臺。自伏禍機。非避險之策也。故護牆之高。須對牆後房屋之低斜線。至少約有十五度者。方能不中敵彈。凡子藥房兵房營盤之在砲臺後者。悉宜遷讓。

一 砲後置房。臺規所忌。乃各砲臺新造藥庫。均在砲後。且是地庫。庫內潮濕。甚至積水甚

深，何能藏藥。且運藥之路，並無遮蔽，亦極危險。此皆徒飾外觀，有名無實。宜悉棄舊謀新，間有高處藥房，亦欠堅固。木門太薄，上又只釘鉛皮，難阻砲彈洞入。亟宜改釘鋼皮。

一、安砲離地，必須兩碼零六寸高。每三尺護牆必須高至兩碼，砲手得庇，庶免受傷。至牆角旗桿，更樓隔堆，均為資敵取準之物，概宜不用。貴重砲，須築土城十二密達厚，兩砲相離，至少須隔二十密達。兩砲中間，造一牢固房屋，用代隔堆。而子藥房、兵房，即於此存住焉。泥城護牆等處，悉種樹以障之。總以不使敵人望見方為至妙。竊觀中國砲臺，及營壘造法，似有意令敵人望見，反恐其望之不真者，意以為驚嚇敵人也。所見甚左。

一、砲臺聯絡，必須同時轟擊。聯絡之法，是為第一要義。查德國每臺安設大砲六尊，或四尊，八尊，大小一律。每臺必設一深明砲務之員，認真管理。每數臺設統帶一員，節制數臺員弁，號令出焉。蓋砲臺與海軍交戰，取勝極難。惟有各臺聯絡，聽一人之號令，掛一條之線路，乘師船臨近時，羣砲齊發，方能覆沒其舟。今中國砲臺，砲無定數，有二十一尊，砲為一臺者，有一尊，砲為一臺者，臺上之砲，又復大小錯雜，有前膛，有後膛，有六寸，八寸，九寸口徑砲，有格林砲，既多寡之不倫，又巨細之無等。不知砲位既異，則子藥亦殊。施放時之先後參差，斷難一致。不知聯絡，安得見功。至暗臺之砲，孤立無偶，更不足

論已

一砲位錯雜最爲大礙即使大小一律而子藥不便運用仍是不靈宜照新法每砲預備六十出之子藥子藥房多備軍火均存儲砲之近便處以備敵船突然來攻免致臨時無措總使砲臺能以聯絡一時齊發爲無上上訣距砲近處卽五條所謂兩砲中間牢固房屋也

一子藥軍火既須預備而用砲不取其最精者其弊與無砲等現中國習用之前膛砲施放之時甚形遲鈍求其力猛致遠運用靈捷者惟後膛砲爲宜亟宜一律改用

一各臺大砲歸洋人經理者大致不差亦知操練其歸華人統帶者乾沒砲費敗壞軍需流弊不可窮詰畧舉其失凡十四端一各砲無表漫無準繩二惜費肥私油筒淺澗三砲上零件久不擦抹委聽銹黃四後膛鋼底鋼圈率多無用五砲上零件張冠李戴視爲故常六砲上有並無洗把者有不合用洗把者七裝配子藥隨意妄爲絕不準諸砲法八彈子與藥並藏一處萬一有失禍不可言九用沙擦砲十砲之後膛與搖手相連處本有鐵銷今多將銷遺失視若本無十一彈子銹黃不堪使用十二彈子上門洞不爲塵埃所塞卽爲銹門所塞十三彈子口門螺絲銹爛無用十四火藥及彈子炸藥潮者居多悉成廢物此皆游擊等所目覩者也平時廢弛不問可知而中國方謂開操打

靶多能命中。不知聞信開操。先期勤練。縱無虛發。何與戰功。若謂能擊有定之靶。即能擊無定之船。恐未然也。

一華人管砲。凡百失宜。而用藥尤極謬誤。每有長式大砲。應用七孔黑餅藥者。彼乃用大粒石子藥。又用小石子藥。不獨遠近無準。難以命中。亦於砲機大損。即用之輕重適宜。用黑色七孔餅藥十二磅半者。用大粒石子藥七磅。不過僅免炸裂。終不如黑色餅藥能命中致遠也。彈子上用銅箍。復配餅藥放發。其力乃大。鉛箍彈子亦不可用。砲與子藥關係緊要。雜亂用之。有損無益。

一暗臺之砲。上用洋鐵蓋板禦雨。即鎮江三處新臺之砲。亦用洋鐵罩子。下用車輪。在洋土砲基上轉動。砲基加至三十密達之長。然砲基太長。倘遇敵彈落上。洋土爆開。砲勇受傷必眾。即洋鐵蓋板。碎過軍務。拆卸積時。應請照江陰新式砲臺。概用棚布作套。價亦較廉。

一江邊木椿三道。中墊碎石禦潮。立法最善。惟有數處毀壞。宜早修理。免損砲臺。臺之四面宜掘濠溝。防敵衝突。掘法宜十密達闊。二密達深。敵人來衝。斷難飛越。

以上所陳。皆係砲臺大弊。至逐臺佈置。及應添造新臺之處。游擊等擬議規模。譯述需查時。容俟繕定。續呈。謹先陳明。伏乞鑒鑒。

查開沿江砲臺續稟

謹將第二批條陳譯稿鈔呈憲鑒

計開

一吳淞口爲長江門戶。崇明一島。間隔江中。分南北路二條進口。北條沙灘甚多。舟行不便。南條中有小島中島。及崇寶沙。故又分南北二路。此二路江水甚深。大帮兵輪。皆得暢行無阻。砲臺處所。上下游須能兼顧。防備斯周。前上第一批條陳中。謂宜兼防者。此也是處砲臺。須防三面。一防上水。一防下水。一防由上海出黃浦入江。而現設砲臺。僅能專擊下水。防守猶疏。其臺上所有前膛阿姆斯脫郎砲。七寸者五尊。六寸者四尊。十七生的密達克鹿卜砲。二尊。臺之兩傍泥城。有前膛阿姆斯脫郎砲。七寸者二尊。九寸者一尊。四寸者六尊。後膛八寸者一尊。裏面左右。又有七寸前膛者二尊。共大砲廿三尊。內只三尊後膛。近時利器。後膛爲貴。前膛不合新法。請概勿用。已於第一批條陳言之。臺之造法。實爲大誤。擬請改造新式四臺。第一臺用廿八生的密達後膛大砲六尊。第二臺亦然。第三臺用廿八生的密達好回石砲四尊。第四臺用七個半生的密達快砲六尊。以上四臺。皆保南口。快砲兼防陸路。吳淞燈塔處。只有數尊舊砲。迎送官差。別無他用。宜悉除去。改置十五生的密達大砲六尊。保護黃浦與吳淞溝。吳淞溝支流三

此次英文報內地各人名錄多故併入下期合璧表內此次暫不作表并白

又續收助貲諸君姓氏以後諸公續助之款請在信內書明姓氏官階以便登諸報末幸甚

宋祝三軍門助銀壹百元

張樹軒

助銀壹百元

本館告白 啟者自去秋以來定報

諸君有遷居他處並不前來知照者以致所

定之報無從寄送存積甚多茲特登報告知請即前來收取惟必須將本館所出

之收單同行寄來庶有所稽考不致貽誤此白

附勘誤記

第二十六册論說第三篇其目應作總論

民義第一

屬稿時未及審定

誤作民義總論茲特為更正再格物質學一書係上海中西書院監院潘君慎文

所譯印專言物質之學二十五册報告白作上海益智會新譯印格致質學專言

化學係屬偶誤並為勘正以免誤會

本館告白 啟者數月以來屢荷

海內大雅在書惠教拳拳盛意感佩靡既惟有

數君來書未寫明復書當寄何處未從裁答良用歉然今特謹將 台銜登諸

報末計劉君樛一書錢君錄一書韓君銑一書胡君咸章一書若承不棄請見報

後再將住址 台號在書見告俾得速復不勝銘感

梁啟超謹啟

本館發售書價目

去年報起一期

二元五角

去年報零售

一角八分

年報 全年四元

本年報零售

一角五分

西學書目表

三角 代數通

本館告白

藝錄 一元 天文地理歌畧 白紙二角四分
竹紙一角六分

本館代售書目 欽定滿洲源流考 八角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 二元四角

安徽全圖 八角 格致古微 白紙一元五角 火器真訣 一角 傳音快

字 一角四分 密電簡表 八分 地球圖 洋紙 四角 恒星圖 一角

以上所定價目均係實洋不折不扣

再代售各書因所存無多又或甫經寄到即已消罄故現定除本埠外其餘各處概不躉發如寄貨定購本館苟有存留即當照奉

本館告白 本館有友自外洋歸攜新法影燈一座徑寸照片現出山水樓臺盈丈各景雖戲具亦光學也今往蘇州願與眾觀惟所用電油價甚昂故每人收工本銀二角 在侍其巷本報分館內

務農會助款諸君姓氏

松鶴齡方伯助銀壹百元 桂蕪亭方伯助銀壹百元 張季直殿撰助銀伍拾元

沙健庵太史助銀壹百元 林迪臣太守助銀壹百元 狄楚卿大令助銀伍拾元

吳堅庭廣文助銀壹百元 朱閻樞廣文助銀壹百元 馬芾亭上舍助銀壹百元